坚决肃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續　輯）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堅決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續　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号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号　1232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3 1/8　字數 68,000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3,001—13,000

定價（2）二角三分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背叛祖國、破壞政府政策法令、禁止教徒愛國的部分反動証件

"解放日報"編者按：自本報公布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三批材料以後，激起了各界人民和廣大愛國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对这一夥背叛祖國、喪尽天良的反革命黑帮的無比憤怒，一致擁護政府的正確措施，紛紛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但是，仍然还有一小部分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較深的人，認爲報紙上揭發的材料，絕大部分是個人的揭發，認爲罪証不足。这种看法当然是很錯誤的。本報今日特發表本市公安局从洋涇浜天主堂主教府龔品梅的住所搜獲的部分反動罪証。

从这些罪惡証件中，可以看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如何披着宗教外衣，公然違反國家神聖的憲法，对抗全國六億人民所衷心擁護的人民政府，破壞政府的政策法令，並且蠻橫無理地禁止教徒和神職人員尽公民应尽的愛國天職，禁止他們參加政府召開的会議；更露骨的，他們竟敢於公然破壞爲保衛祖國安全和社会主義建設而進行的參軍運動，反对保衞世界和平。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这些"命令"、"信件"、"備忘錄"中的許多話，和美帝國主義与蔣介石賣國集团的口吻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这些罪証，已無可置辯地顯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極端仇視祖國、仇視政府、仇視人民、仇視一切正義行動的猙獰醜惡面目。他們已完全喪失作爲一個中國人的起碼條件，而成爲國家的叛徒，人民的死敵。所有愛國和愛教的天主教徒和神職人

員，应和廣大人民在一起，从下列罪証中取得教訓，提高覺悟，劃清敌我界限，站穩愛國立場，揭穿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披着宗教外衣進行欺騙威脅、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拒絕執行一切在宗教掩蓋下的反革命命令，爲徹底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和肅清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一、抗拒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会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命令

龔品梅致教務協進会趙玉明（是加拿大籍，担任过反動組織"聖母軍"上海分会指導司鐸，曾大量散發反動書刊，破壞參加軍事幹部学校運動等，政府明令取締"聖母軍"後，數次召集会議，抗拒登記，銷毀罪証，一九五一年十月，爲我公安机關逮捕，後被驅逐出境。）信（一）（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現在常常有人來問我聖母軍人員应不应該去登記。

……今天聖母軍已遭到攻擊，我的態度仍然不變，……我只有祝福他們，爲他們祈禱，鼓勵他們的战鬥。当然聖母軍能站在鬥爭的最前綫，也許不久要有致命聖人（原是指爲教会而犧牲的人。在这裏，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用这种挑撥宗教感情的話來鼓勵教徒爲帝國主義賣命。）是很光榮的。

龔品梅致教務協進会趙玉明信（二）（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

……我誠心感謝你的信，这証明你完全了解我的意見，我想再向你表示我对領導聖母軍人員完全信任，在这困难情况下，他們作出的決定，必定是很明智。

此外，你可轉告聖母軍人員們，我决定在他們的考驗中爲他們祈禱，求主光照他們，賜他們以愈下去愈需要的勇氣。

"解放日報"編者按："聖母軍"是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爲掩護的反革命組織，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会爲了保障人民利益，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明令取締。从上述証件中可以看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僅違抗政府法令，而且瘋狂地鼓勵"聖母軍"人員繼續"战鬥"，"站在鬥爭最前綫"与政府对抗。

二、阻止和破壞教徒青年參加解放軍保衛祖國

"(一)參加共產党的軍隊本身並不等於參加共產党，不过就其後果而言却等於：甲、參加了共產党的活動及其擴張。乙、消極參加了參軍者所必須參加的学習。

(二)就这兩點而言'自願參軍者'卽犯了錯誤，自願參軍並不和參加共產党一樣本身卽应受絕罰，但却構成犯罪的机会，此點，單以保衛國家爲藉口而从事一种不正義的战爭是說不过去的。

(三)被迫參軍者不必冒生命危險或其他重大損害要求退役，他这樣參加共產党的活動是可以獲得諒解的，不过他应該站穩立場，决不应裝做擁護唯物主義的樣子，更不应轉教別人，要記住裝作擁護就構成了嚴格禁止的正式合作。

(四)由於無知而參軍者，如果他沒有必要的精神力量堅持信仰，抗拒脅迫，那末心裏就該積極設法退役。如果他可以保持信仰自由，能夠不做一切禁止的裝作擁護的樣子，則不必

要求退役。

（五）（略）

（六）（略）”

“解放日報”編者按： 任何國家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天主教会是宗教团体，絕不应干涉教徒服兵役。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竟敢違抗政府法令，下令阻止和破壞教徒參軍。任何人也不能說破壞服兵役是正当的宗教活動而不是反革命破壞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上述文件中，充分流露了对中國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的刻骨仇恨，他們竟敢說青年教徒“自願參軍者即犯了錯誤”。他們叫已參軍的青年教徒要“站穩立場”，即站穩反革命立場，对於那些不堅決反革命的青年，也就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所謂“沒有必要的精神力量堅持信仰”者，就要他們設法離開部隊。龔品梅把教徒的愛國行動說成是犯罪，把偉大的抗美援朝鬥爭竟說成是“不正義的战爭”。从这一証件中不是清楚地顯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那副充当美帝國主義者的忠实的走狗，幹着禍國殃民的罪惡勾当的眞面目嗎？

三、誣衊中苏友協与和平運動並禁止教徒參加

“關於參加中苏友好協会的備忘錄

一、運動的表面：

運動的宗旨是爲促進和平和对俄國給予中國的援助表示特別感謝，顯然並未涉及宗教而是純政治性的以及爲全体人民所熱烈盼望的世界和平的事情。

二、運動的实質：

作爲当前運動宗旨的苏联和平則是基於对資本主義和一

切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恨，使俄國衛星國家統治全世界，因此，參加中苏友好協会即等於擁護苏联和平政策和整個共產党的政策。

三、運動的後果：

共產党利用呼籲和平來欺騙老實人，擴張它的活動，中苏友好協会也就是擁護共產党的一种宣傳手段，儘管協会的章程顯然並無一條直接涉及宗教。

四、道義的裁判：

正式的參加当然是嚴禁的。因爲这是一种擁護共產党的活動，所以是嚴重錯誤的。非正式的參加（卽思想上不擁護它的政策，並有意逃避一切对它可能有利的活動），卽一种形式上的合作，本身並不是壞事。然而，因爲它帶有起壞表樣（卽榜樣）的作用，並且有危險性，所以也應該禁止。”

“解放日報”編者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世界和平運動的汚衊腔調，讀起來与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团的腔調是多麼相像。从这裏可以看出他們一方面在嚷嚷“聖母在南朝鮮顯聖，美軍一定勝利”，“盼望美國原子彈投到中國和苏联去”，同時又積極破壞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爲帝國主義的战爭叫囂服務。帝國主義者对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下獲得國家的独立是十分仇恨的，它們天天夢想把中國再度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它們对中苏兩個偉大兄弟國家的合作和友好，自然更是憎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正是在執行帝國主義的命令，利用宗教來煽動教徒仇恨中國共產党，仇恨中苏兩大國友好合作，阻止教徒參加中苏友好協会。

四、破壞反帝愛國運動

(一)龔品梅告教友書：

"現在的所謂'反帝愛國運動'，經我們仔細研究後，特声明：其与'三自運動'是同一性質，因此，是裂教的。

因此，凡是簽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者，應受絕罰，因而身敗名裂……。"

"解放日報"編者按： 反帝愛國是中國人民光榮的責任。对一個教徒來說，愛國与愛教本來也並無矛盾。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以宗教爲外衣，以"絕罰"爲威脅，來禁止天主教徒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帝國主義走狗的眞面目。愛國的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一定能認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本質，粉碎其反革命破壞陰謀。

(二)另一文件

"……

神甫和主教如果在政府法庭被控而'確实有罪'時，其他神甫……应否承認他是'有罪的'?

……在現在迫害教会的'帝國主義運動'的情况下，神甫們应該拒絕他是'有罪的'。

……政府法庭往往就是控訴人或原告人，所以很难証明是公道的……因此神甫們应該說我不知道他的罪。因爲刑事犯人供詞終是沒有正確的，因爲在別人說还不知道他的罪行時，被告还是無辜者。法庭外部知道的罪行，主教、神甫、修士……等应該否認知道这种罪行。因爲这种法庭完全是'帝國

主義運動’，在这裏是沒有眞理的。”

“解放日報”編者按：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竟狂妄到对“確实有罪”的神甫也要否認他們有罪，这是最露骨的反抗政府的表現。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这裏爲了自圓其說，竟誣衊“政府法庭很难証明是公道的”，並把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誣衊爲“帝國主義運動”。从这裏根本嗅不到一點中國人的氣味！

（三）關於幾個具体問題的備忘錄

“一、關於政府召集的討論宗教事務的会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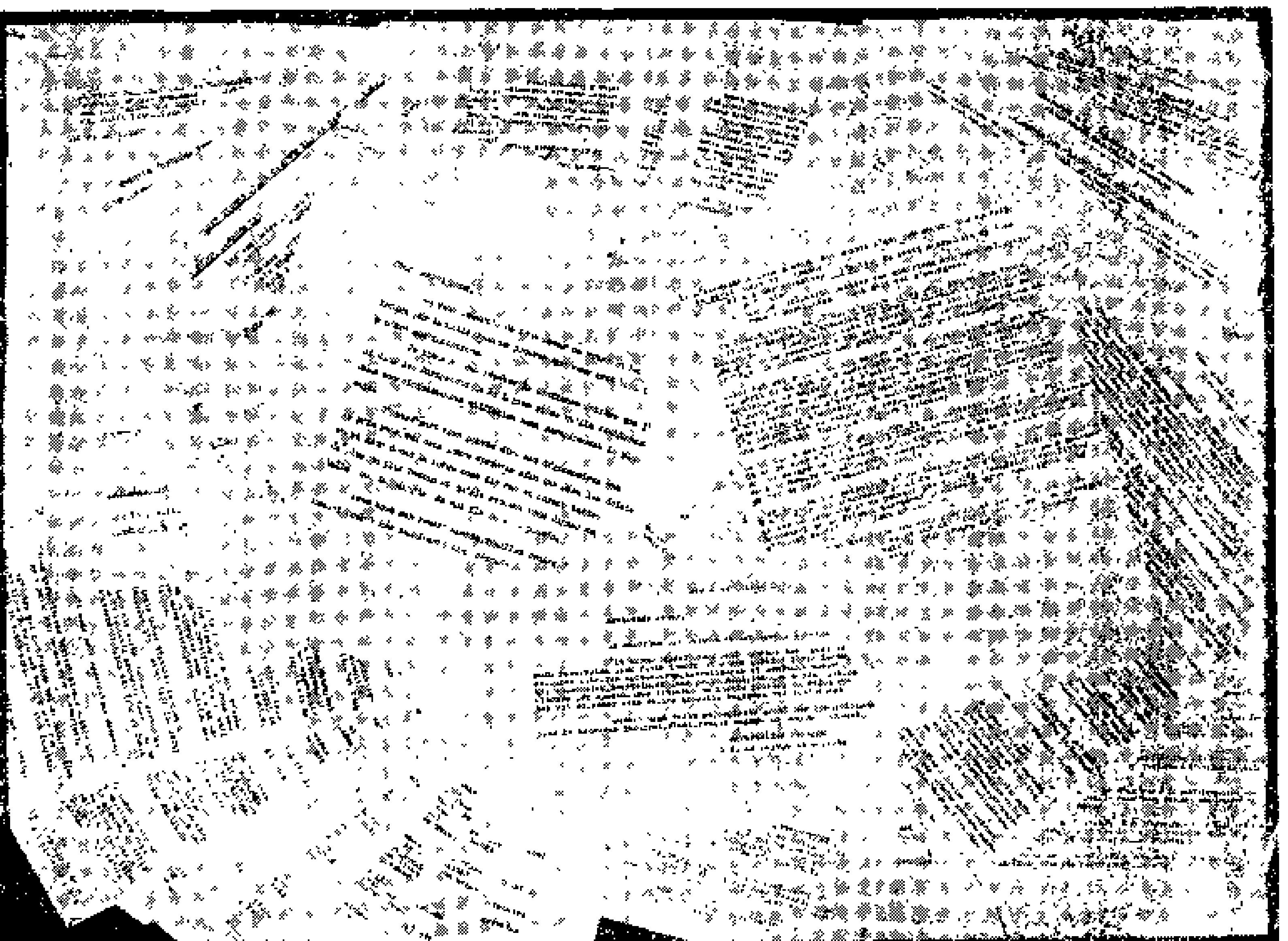
……絕对禁止天主教神甫和教徒參加全是教徒或者同非天主教徒一起討論宗教事務的会議。（一）禁止神甫和教徒們參加政府召集的全是天主教徒的会議，不管它是否說明爲討論宗教事務，因爲經驗証明若召集的全是天主教徒，那在会議上必然討論宗教事務。（二）禁止神甫和教徒參加政府召集的天主教徒同非天主教徒一起討論宗教事務的会議。

二、關於政府組織的‘集体学習’：

这個由政府單爲神甫和教友組織的‘集体学習’，名義上固然是只談政治，而經驗証明，这种学習終要涉及宗教……因此这种学習是跟上述的会議同樣性質的，因此……禁止參加‘学習’。”

“解放日報”編者按：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以“討論宗教事務”、“終要涉及宗教”爲幌子來達到禁止神甫和教徒尽公民应尽的愛國守法的職責。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这是本市公安局最近从洋泾浜堂「主教府」龚品梅住处，搜获的部分反动罪证。这些反革命文件都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写的。（平品信摄）

伪善者的真面目

屠培林

拿宗教外衣伪裝起來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很善於裝腔作势，他們想藉此蒙蔽人民政府，欺騙教徒羣众，達到他們罪惡的反革命目的。可是人民的眼睛雪亮，廣大教徒的爱國主义觉悟也在不断提高，謊言終被識破，一切西洋鏡到底要拆穿。剝去了那件宗教外衣，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現在已經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所謂"不問政治"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口口声声說他們"祇办宗教，不問政治"，而且从來就是"超政治"、"超國家"的。開始实行粮食計劃供应時，洋涇區人民政府为了照顧教会製送"聖体"所需的麵粉，特地通知天主堂派人出席会議，進行商量，以便了解具体情况後可以申請办理供应。但是这个堂在龔品梅的統一指揮下，竟然回信說："神職人員革於教律，不能参加政治会議"。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致函龔品梅，邀請他商談關於参加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問題，龔品梅不但公然拒絕，在覆信中甚至囂張地說什麼"去年四月初曾电知鈞处：'凡不与教会有關事务，本人概不說喙'……想諸公当能記憶也。"

的確，上海人民並不健忘。过去上海天主教堂掛法國旗和慶祝法國國慶日，是众所週知的事情。在日本法西斯侵佔上海時期，教会裏的帝國主义分子和反動分子公然利用洋涇浜堂舉行“日華陣亡將士追悼彌撒”，参加的不但有漢奸，还有日本情報机關的特务。國民党統治時期，上海天主教会裏很多人对蔣介石非常拥護，对政治也非常關心。一九四六年，正是國民党發動內战、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的時候，全國人民都恨透了賣國賊蔣介石，而当時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惠济良在传教友書中，却称頌蔣匪是“天主賜給中國的‘天才’”，教会裏的帝國主义分子和反動分子在伯多祿堂等处举行彌撒为蔣匪慶寿，还拍發电文祝賀。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一本教会小册子中，居然同蔣匪一唱一和，把当時人民生活的貧困、社会動盪不安和道德的墮落全部都推說是共產党所造成的，要教徒“懇求耶穌聖心賞賜早日消滅共產党”。一九四七年，國民党一手製造了假民主的伪选举，惠济良又叫教徒都出來投票，不但有神甫参加伪参議員的競选，有人还号召家庭婦女要特別關心选举，否則就不是好教友。教会裏的帝國主义分子和反動分子不但这样積極關心着國民党的伪选举，甚至还假洋涇浜堂为意大利的选举而祈禱。不僅如此，他們还利用上海各堂口为伪國大举行慶祝彌撒，假新普育堂举行慶祝伪憲法的大彌撒。

可是解放後，由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上海天主教会忽然声称“不問政治”了。当全國人民一致熱烈討論保障人民自己幸福生活的憲法草案時，龔品梅忽然“概不置喙”了。解放前，龔品梅曾經寫文章高呼过“法蘭西万歲”，解放後他却阻止

教徒連自己的祖國——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准爱。当全國人民都为斯大林同志逝世而沉痛悲悼、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時，龔品梅却赶去帝王堂参加美國間諜裴有文故意召開的宴会。廣大教徒在解放後積極参加人民自己的爱國活動，龔品梅却認为这都是"犯罪"行为，說他們是"坏教友"、"坏神長"和"立坏表样"，以"停止神功"、"不給領聖体"和"絕罰"等來逼迫他們"悔过"！

为什麼从前那样，解放後又这样了呢？現在一剝去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那件宗教外衣，就看清楚了！原來他們並不是"不問政治"，而恰恰是最熱心和最積極从事於反对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政治！他們所以万分仇視和反对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因为他們効忠於帝國主义和蔣匪帮！不講其他，單說一件事：一九五三年國慶節時，榆林區的天主教徒在和平之后堂掛起五星紅旗，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竟指使人非拿下不可，不准他們在教堂裏掛國旗。可是幾年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逮捕隱藏在天主教会裏的帝國主义間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時，有時除了搜查出武器、彈藥和收發報机等东西外，还常常發現他們保存有很多蔣匪党旗、甚至美國國旗，單單在徐家匯耶穌会神学院一个地方，就曾查出二十七面國民党旗幟。龔品梅他們關心的是那一种政治，他們所期待和想望的又是什麼，就从这一件事來看，难道还不夠清楚嗎？

"經济困难"眞相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把持着的上海天主教会，在解放後忽

然顯得十分"貧窮"的样子，他們藉口"經济困难"，積欠了人民政府大量房地產稅。当政府要了解他們存在的具体困难，一起商談研究解决办法時，他們却又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本市税务局黃浦區分局工作人員東寿安前去催繳稅款時，剛跨進洋涇浜天主堂堂門，便被他們橫暴地推出來，把門關上，还狠狠地說："不許你進來！"上海天主堂出租的房屋分佈於全市二十一个區，一共有好幾千幢。这些房屋因年久失修，大半已列入危險房屋之列，有的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倒塌下來，住在裏面的房民們惶惶不安，夜不成眠，曾一再派代表要求業主加以修理。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只管收房租，不管万千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他們对稅务局講，因为要修房屋，所以付不出稅；而对房客講時，却又說因为要付政府的稅款，所以沒有錢修理危險房屋。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賬房"沈增祉还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气說："經济困难啊，教堂裏現在沒有錢……。"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眞的是"經济困难"嗎？請看：

龔品梅的"顧問"兼"主教府財务委員会主任"——也就是"費特情報社上海中心站"的負責人、帝國主义間諜分子才尔孟，为了刺探我國家机密，曾經先後以舊幣五百万元收買我黃浦公安分局的一个外事警察。

龍華區七宝鎮刘君亮等兩个惡霸地主在土地改革後被分了田，龔品梅深表"同情"，立卽派他的骨幹分子傅鶴洲送去舊幣三百万元。後來因为刘君亮在七宝鎮製造擾乱"有功"，龔品梅又獎勵了他一筆錢。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破獲的美國政府間諜組織"第四十四海外观測隊"案，主犯雷德蒙供述他曾經得到上海耶穌会"神甫"接济他活動經費。

抗日战爭時期在河北"冀南剿共民軍"中積極为日本特务木村搜集我軍事、政治、經济情報的反革命分子范百祿，解放後潛逃在南京組織反動"聖母軍"，繼續進行破坏活動。一九五四年一月，范百祿來上海向龔品梅彙報工作，龔品梅發給这个反革命分子舊幣一百三十万元，鼓勵他回南京後繼續擴張活動。

龔品梅給上海"公青"的活動費用更是巨大。他表示过："如果需要任何數量的公青活動費，願意隨時撥付"。有一次为了大規模組織"公青"避靜，進行反動思想訓練，上海天主教会的幕後指使人、帝國主义間諜分子格寿平慷慨地撥付了鉅額經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龔品梅親自在帝王堂依納爵廳主持全市大專学校"公青"分子的聖誕大联欢，不但招待幾百个"公青"分子吃茶點，还贈送每人一件"主教禮物"，有絨綫、棉毛衫、絲襪、手套、日用品等各种各样东西。平時逢年过節，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更是經常以現款或買糖果、衣料、火腿、烟酒、年糕甚至兒童玩具等大批东西分送給反革命分子家屬和被学校開除的"公青"分子，以示"慰勞"和作为"表彰"之意。

…………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有錢派遣反革命分子去進行各种破坏活動，有錢支持"公青"分子去反对人民政府，而远在國外的帝國主义分子也源源不斷地在以"彌撒金"名义暗中寄錢來支持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例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間，已經被我國政府驅逐出境的才尔孟，寫信來要人轉告龔品梅："我經常關怀他的經济利益，告訴他在傳教的彩票上，他已中了一个一万美元的头彩……。"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才尔孟來信給龔品梅"五百台彌撒"，三月二十五日又來信"奉上龔主教彌撒五百台，每台七角三分"，四月十五日又來信要人轉手"把五百台彌撒轉龔主教"……。

这就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經济困难"的真相。这次市公安局破獲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時，在主教府和鮑斯高慈幼会等处都搜出他們私藏的黃金美鈔。他們在暗中不断接受帝國主义分子从國外給他們的錢，他們自己平時过生日、做銀慶寒不齐啬，他們更不断撥發大批經費从事於反革命的破坏活動，可是他們却"沒有錢"修理危險房屋，"沒有錢"繳納國稅，一再叫嚣說"經济困难"。他們製造"困难"的用意就是企圖煽動起羣众对人民政府的不满，而把他們自己的罪惡活動掩蔽起來。

究竟是誰的災难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猖狂地向中國共產党和人民政府進攻，活動得異常忙碌和猖獗，可是嘴裏却还不断对教徒叫嚣着"教难""教难"。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國主义間諜分子才尔孟为我公安机關逮捕，这对龔品梅說來是一个重大的打擊。他親自在"主教座堂"为才尔孟"禱告"。据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傅鶴洲說："才之被捕，主教如痛失左右手"。於是才尔孟的被

捕在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口中就变成了"教难"。

一九五三年三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獲了田望霖、林仁利用天主教掩護進行間諜活動案，抄獲情報底稿、各式密碼本和密寫藥水等很多罪証，田望霖並且供出"主教府是我的情報主要來源之一"，使龔品梅大为震驚，於是連忙又欺騙教徒說是"教难"來了，叫囂这是"共產党压迫宗教"。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安局又依法將一批披着宗教外衣進行陰謀破坏活動的帝國主义間諜分子格寿平、翟光華、魏光廷、罗璋達等予以逮捕，繳獲手槍、子彈、軍用地圖、蔣匪党旗、收報机和其他未及毁滅的各种情報底稿，这对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慘重的打擊，他們嘴上的"教难"也就叫得更厲害、更响了。龔品梅一面在教堂裏親自領導拜苦路和举行九日祈禱，製造緊張气氛，煽動羣众；一面唆使"公青"分子聚众騷擾，甚至公然提出"不退讓、不投降、不出賣"的口号。

隔不多久，上海市内出現了以"公教青年報國团"名义張貼的、上面有國民党党徽的反動标語，公然希望"人民政府垮台"，希望他們"最敬爱的領袖"蔣匪"回到大陸來"，甚至还無恥地寫有"美國政府万歲"。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心急慌忙之中，竟然將他們和美帝國主义及蔣介石賣國集团的親密關係暴露了。正是这些口口声声叫囂"教难"的帝國主义間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焦急地盼望着美蔣在中國大陸上復辟。

人民政府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新中國的宗教徒安居樂業，完全可以在教堂裏自由地進行自己的宗教活動，政府从沒有干涉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也从沒有遇到什麼"教难"。龔

品梅反革命集团要的究竟是宗教信仰自由呢，还是反革命活動的自由？

美國間諜分子翟光華已經供認：一九五二年十月的耶穌帝王瞻禮日，教会本來準备这一天要在帝王堂花園內举行盛大的宗教儀式，碰巧那時候有很多外國和平代表紛紛來上海参觀，就住在鄰近的錦江飯店裏，龔品梅为了怕他們看到新中國完全有宗教信仰自由，特地命令把这一宗教儀式延遲一星期，等这許多和平代表離開上海後再举行。其目的就是要讓國际友人認为"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便於龔品梅他們自己製造"天主教在中國遭到了教难"的謊言。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破坏國家的用心和手段就是这样的毒辣！

不管反革命分子多麼狡猾和会耍花腔，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終究被破獲了。現在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眞面目已經揭露，我們一定要徹底肅清这一罪惡集团，淸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不獲全勝，决不收兵！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主持的"避靜"眞相

葛力夫

"避靜"是天主教內为了提高神修的一种宗教生活，过去也是一向有的。可是解放後由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所主持举行的"避靜"，却完全变样了。

很多虔誠的天主教徒都清楚記得："避靜"在解放前一年都只举行一次，每次三天，参加的大多是年長的教徒；青年即使"避靜"，也和大家一起，並沒有特別加以區分。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後为了他們反革命的需要，欺騙教徒說什麼"现在教难開始了，为了教友神修方面更加需要"，因此把教徒中的学生、教師、護士、医師、工人……甚至兒童都分別組織起來参加"避靜"。他們又特別重視青年的"神修"（实际就是想更嚴重地毒害青年），因此又把学生中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学生中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男生和女生分開"避靜"，以便於他們控制。除了年度"避靜"外，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还想出每月增加一次"月靜"，教徒学生一年中还有寒假和暑假兩次"避靜"，应屆畢業生並特別有一次"畢業避靜"。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通过这一年的寒假"避靜"，就在学生中建立了"教理小組"；他們在交通大学的"教理小組"後來並進一步轉化为更隱蔽的"神修小組"，就这样以宗教名义來欺騙和利用青年，使"教理小組"或"神修小組"都成为他們進行破坏活

動的基層核心組織。

按照教会慣例，"避靜"有一定的日程，領"避靜"的神甫应該按照教义來講道。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完全不是这样。在"避靜"時，他們針对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項运動，竭力辱罵与誣衊共產党及人民政府，挑撥教徒宗教感情，製造恐怖与疑懼气氛，从而想鼓動大家起來仇視与对抗人民政府。他們甚至利用每次"避靜神功"机会和教会規定的"神功秘密"，公開向教徒進行反共反人民宣傳和給予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有些教徒因为不能嚴格區别神長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又怕講出去違反"神功秘密"，要"犯大罪"，因此就落入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圈套。例如在"避靜"的"神修講座"中，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進行威脅恐嚇，不准教徒擁護驅逐帝國主义分子黎培里，否認教会內有帝國主义分子，說战犯于斌不是反革命分子，指示教徒不能簽訂爱國公約，不能擁護共產党，还說揭露教会内帝國主义分子罪証展覽会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九五三年三月中，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獲了田望霖、林仁利用天主教掩護進行間諜活動案時，他們"月靜"的講道中心也就一变而为"教难"。等到全國大張旗鼓宣傳總路綫開始時，他們"月靜"的講道內容又一变而为"血淋淋的總路綫"……。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章猷猷在洋涇浜堂为参加"避靜"的初中以上教徒学生講道時，居然吹嘘起什麼"美國皮鞋店用爱克司光來替顧客量脚尺寸"……这那裏是在要教徒"崇敬天主"和"鞏固宗教信德"，完全是要大家去崇拜美國"文明"和鞏固对帝國主义的"信德"！

"避静"的内容原来是听道理、默想、省察自己平時的行为有否違背教义，然後定志今後如何做。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一年兩次为学校"公青"分子举行的寒假和暑假"避静"，却是要他們回想檢查自己一学期來有那些行为"不忠於教会"，"違背了信德"（实际就是要大家檢查一学期來为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工作得好不好，对他們是否忠誠）；然後定志今後怎样更好地去和"魔鬼"及"惡劣环境"鬥爭（也就是怎样去和中國共產党及人民政府鬥爭）；在"避静"最後，还要大家寫"决定書"，放在祭台上奉献天主（实际是向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作保証）。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聖母軍"骨幹分子鍾桂芬因为向政府登記退团；被反革命分子朱樹德知道後，在"避静"中就逼迫她在"决定書"上寫上自己曾"跌倒"过（实际是跳出了反革命泥坑），"侮辱聖母"（也就是違反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能登記退团的命令），失了"信德"（也就是反革命的决心不堅定），保証以後要効忠到底，"虽死不辞"。一九五三年全市大專院校"公青"分子"避静"時，龔品梅还親自去主持"信德宣誓"儀式，以効忠"基督"为幌子，要所有"公青"分子都举手向他宣誓，保証願为他和他們反革命集团効忠至死。

为了毒害和利用青年，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公青"分子的"避静"活動經費毫不吝嗇。一九五二年八月，为了"慶祝思想改造运動勝利"（应讀作慶祝破坏思想改造运動勝利），在帝王堂举行全市大專学校"公青"的"避静"後，由龔品梅招待晚餐，將他自己的相片分送每个人，並且要畢業的"公青"分子把上海教區的反革命"精神"帶向全國各地。一九五三年，帝國

主义間諜分子格寿平特地撥了蒋幣三千万元作为“避靜”活動經費。

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了利用“避靜”来毒害青年，甚至不擇手段，不顧一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梅乘騏等在誘騙交通大学教徒学生去佘山“避靜”時，要他們違犯政府法令，私运粮食和食油出境。“避靜”時按照規定應該嚴守靜默，参加“避靜”的教徒除了能同領“避靜”的神甫交談外，不可以和其他人講話。可是交大“公青”分子在今年春節期間去佘山参加“畢業避靜”時，在还沒有“出靜”前，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就要他們在神甫飯間裏開座談会，討論畢業同学以後如何联系的問題，同時秘密佈置“公青”骨幹分子在忠誠老实运動中什麼可以交代，什麼不可以交代，統一口供。神甫飯間一向禁止婦女入內，那一天为了讓一个女“公青”分子也参加座談会討論，居然也破例加以“寬免”了。

看了上面这些內容，誰也能認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利用“避靜”所進行的活動，究竟是宗教活動，还是帶有政治目的的反革命活動了。这連龔品梅的“神学顧問”、帝國主义間諜分子格寿平自己也已經供認：解放後他們所以加强“避靜”活動，其目的就是要使教徒“反对政府領導的运動”。

这就是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所以經常要举行“避靜”的眞相。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从剝削農民的龔品梅地主家庭

來看龔品梅为啥反革命？

“信鴿半月刊”編者按： 龔品梅反革命集団被破獲以後，激起了廣大人民和廣大教友的不可抑制的憤怒。連日來，上海市三万多教友分別舉行大会，声討龔品梅反革命集団。在这些大会上，这个集団的滔天罪行已遭到廣泛的揭發，鉄証如山，無可置辯，但是还有一些天真的人們在問：为啥龔品梅这样堅决反革命呢？为了解决这个問題，本刊記者特走訪龔品梅的家鄉——川沙縣唐墓鄉第一村，査一查龔品梅的出身底細，原來这个反革命集団首惡分子龔品梅乃是当地一个大地主，这个龔家地主在農村中作惡多端。龔品梅反革命集団被破獲後，曾經遭过他家毒手的農民紛紛控訴了龔品梅地主家庭的罪惡，特別是龔品梅利用教会地位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从这裏，我們就看到龔品梅堅决反对革命的階級根源。

龔品梅反革命集団对於土地改革运動是極端仇視的，这个集団曾下令各地天主教友：“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不得在公審大会上控訴地主”，並且还把天主教会的土地契約拍成照片，暗送國外說：“待人民政府垮台後，憑这些証据收回。”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団是完全維護封建地主利益的。他們为什麼採取这个立場呢？原來这个集団的首惡分子龔品梅就是地主。他們進行反革命的目的，就是妄

想顛覆人民政权，使帝國主义和蔣匪帮復辟，可以重新騎在農民头上，殘酷剝削農民，过着吃喝豪華的生活。他們是廣大農民的死对头，也是農民教友的死对头。

龔品梅出身於川沙縣唐墓鄉第一村。他家是全鄉最大的一个大地主。他祖父龔文輝是当地天主堂的董事，也是帝國主义欺压中國人民的爪牙。帝國主义分子鄂劳（法籍）在六十四年前就以傳教为名來到唐墓鄉，利用龔文輝等地主惡霸，建立帝國主义势力。曾有農民朱阿香在談話中露出一點对帝國主义分子的不滿，就被鄂劳和董事龔文輝要縣官派人把朱阿香抓到川沙坐了一个月的牢。在这一个月中，每逢星期日，还把朱阿香戴着枷鎖，前後心貼着罪狀，送回來用鉄鍊子鎖在天主堂的鉄欄栅上示众。龔品梅的父親也做过天主堂董事，做过帝國主义分子"順神甫"（法籍）的跟班（狗腿子），还做过为帝國主义分子所控制的上海新普育堂的賬房。龔家还有一个女惡霸，綽号"雌老虎"，这就是龔品梅的母親。龔品梅就是这样一些地主惡霸，帝國主义走狗的子孫。

龔品梅被逮捕後，唐墓鄉農民紛紛控訴龔品梅的罪行。揭露他不但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打着"救人灵魂"的幌子的殘酷的吸血鬼。唐墓鄉一村老農民徐月明說："从前'雌老虎'催租時經常說：'我是代神父收租的，租米快點交，神父等着要用錢哩！'"龔品梅兄弟三房，土地改革前僅在唐墓鄉附近就有土地一百八十七畝二分。除三十三畝僱工耕种外，其餘分别租給三十八戶農民，同時还用高利貸大量地榨取農民的血汗。这一切都是由龔品梅母親一手經

办的。

土地改革前龔品梅一家依靠封建的土地佔有制拚命地剝削農民。不但通过地租把農民的劳動果实佔为己有，而且用多報出租田畝，預收租金的办法進行額外剝削。農民龔復生租种龔家三畝田，实际只有二畝半。龔景梅娘租一畝半，实际只有一畝一。龔進明向龔品梅母親租一畝半田，她說："你先交租米我才租給你。"以後龔進明虽然預付了六十四斤租米，可是却沒有租到田种。如逢歉收或農民生活困难付不起租米時，龔品梅母親便要收回土地。老農民孫步林控訴：他曾租龔品梅家裏三畝田，有一年因棉花歉收，又因老婆生了孩子生活困难，欠十八元租金，虽然小麥已經种下，龔品梅母親也还是硬把土地抽回去了，以後把田轉租給土匪陸生才，因此孫步林虽然沒有收到小麥也不敢吭声。如果農民想在土地上做别的生產，龔品梅母親便乘机敲榨。農民秦阿金想利用租進的土地做經布場，龔品梅母親就要他每年每畝多出二倍的租米。秦阿金無法只得照出。

龔品梅的母親"雌老虎"，还强迫佃戶为她作奴隸似的劳動。夏天在棉田除草的時候，天一亮，她听着天主堂的鐘声就派人催佃戶到他自己經营的田裏工作了。如有个别農民为了搞好自己田裏的生產而不願去，她就令使女把鋤头拿到她的田裏，自己还要去大罵一頓。龔復生和龔梅生的老婆都曾被她拿过鋤头，受过她的罵。为她家工作時，她不放工，農民不敢回家吃飯。可是早晨要等龔品梅母親吃飽了飯出來才放工，時間至少已到九點半左右了。放工吃中飯，要到十二點半以後，飯

後馬上就强迫農民下田工作了，而到天黑为止。晚上放工前，她總要催促大家"快做快做，一轟可抵一工"，最後把農民一天的气力搾完。龔梅生的老婆說："在給龔品梅家裏鋤棉田的時候，龔品梅的母親还常常下田催人家快點鋤，弄得人家连伸腰的時間也沒有。"可是就是这样地流血流汗，龔品梅家所付的工資總还要比一般低四分之一左右。

当龔品梅母親叫農民为她割麥的時候，她分配的田畝，一定要農民保証一天中割完，因此一个人要做一个半人的生活，往往做到深更半夜还做不淸。当地習慣割麥工資是按成分麥的，可是她为了多剝削一些却改發工資。龔品梅这一家吸血鬼，甚至对少年農民的剝削也毫不放鬆。一般十四、五歲的少年，在有些生活上虽然做得和大人一样，也只能拿到一半工資。女靑年龔龍珍說："这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記。"

龔品梅家裏对待長工，更是像对待牛馬一般。在龔家做过十二年長工的張雲山控訴：他廿三歲在龔家做長工，一年到头常常天一亮就起來一直做到半夜，龔品梅母親吃的是参湯、白米和魚肉，他吃的是大麥飯和剩菜，並且一直叫他在放貓飯的桌子上吃。他这样吃苦受罪，也养活不了老婆孩子，在龔家做了四、五年後，就將一个四歲的小姑娘送給別人了。後來龔家做出"好心腸"的样子租五畝田給他，由他老婆耕种，租金由工資中扣除，可是除了租金，工資已所剩無幾了。解放前三年，他實在活不下去了，只得要求停了工。头一年出來，他名义上虽然不做龔家的長工了，实際上仍要替龔家代种十五畝田，生活做不完，夜裏在月亮底下种，有時还找臨時工代龔家做，可是

秋收時，龔家分了八分他只分到二分。結果比做長工还要苦。第二年不給龔家代种了，龔品梅母親就强迫把一头老牛賣給他，只値六石米硬要八石。張雲山要把牛拉上市估估價，她說“你如果不要，我的田就不給你种”，因此他只好忍气吞声把那头老牛買下來。他向人家借了六石米錢还了牛債，还欠二石米，又代龔家做了一冬一春的生活才算完。以後用龔家水車每年要付三百斤稻，借用龔家的牛棚、犂、草刀等農具要代龔家耕种十畝麥田，另外每天早晨还要到龔家做挑水、掃地、养猪等各种雜务，一直到解放为止。

龔家的高利貸剝削更殘酷驚人。現在我們只要看老農民徐阿金的控訴就知道一般了。有一年徐阿金生活困难，想賣兩畝田給龔家。龔品梅母親說：“我家上輩說过的‘現銀不買田’，你要借錢可以借給你。”徐阿金的二畝田原來要值二百元，可是因为他窮得沒有办法，只得借了她五十元就把田押出去。从此他不但每年要交十元的租金，而且借來的那五十元还月月生息。五年後五十元就漲到一百元了，这時“雌老虎”就把这一百元作为地價把田買去。交約時，限五年为期，期滿不贖，土地便歸龔家所有。可是徐阿金到期贖田時，她却不給贖了，徐阿金到上海找龔品梅的兄弟龔勝梅講理，龔勝梅就依仗龔品梅和帝國主义分子的關係威脅和欺騙徐阿金說：“方單（契約）放在徐家匯天主堂外國神父的鉄箱裏，外國人回國去了。”以後他实在無理可說，才寫了一个憑据給徐阿金，讓徐阿金把田贖回。次年徐阿金又另外付給他廿元，才把契約討回來。这样，徐阿金借他家五十元，十年中連本帶利，加田租，以及龔家最後

的敲搾，一共就付出了二百廿元。

看！龔品梅一家就是这样一夥殺人不見血的强盗。可是这一夥强盗剝削農民的基礎——封建土地所有制，終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翻身的人民摧毁了。这就是地主分子龔品梅仇視人民、仇視革命、勾結帝國主义進行顚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活動的階級本性。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龔品梅和他一家破坏土地改革的情形。原來他家在唐墓鄉附近的一百八十多畝土地都是在龔寒梅一个人名下的，可是在土地改革開始時，他家的土地却用兄弟三人的名字登記了。另外他家还送龔文奎土地二畝，送張雲山土地八畝，收買他們叫他們不要參加鬥爭。在土地改革中，龔品梅一方面和帝國主义分子格寿平一起把地契拍成照片送往國外，一方面又利用他反革命集团分子刘季澤在唐墓桥天主堂造謠說：“現在地主受苦，將來能升天堂，把人家的东西当自家的是有罪的，地主被鬥爭天主知道。”來威嚇農民叫農民不敢分田。土地改革後，龔品梅回家，住在天主堂，地主龔雪珍、龔丁氏去看他，他安慰他們說：“現在是魔鬼世界，不会長久的。”另外他家还指使原來在他家做过使女的銀珍在土地改革後數次向張雲山收租，但却被張雲山拒絕了。

現在唐墓鄉農民正在以解放後翻身的事实來駁斥隱藏在天主教裏的反革命分子的謠言，廣大農民听到反革命分子龔品梅被逮捕後都熱烈拥護，七十二歲的老農民徐树堂說：“龔品梅和政府作对就是同我們老百姓作对，捉得好！捉得好！”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信鴿半月刊”）

龔品梅在我們学校裏所幹的反革命勾当

上海市江寧中学 **全体教職員工**

披着宗教外衣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曾於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在我校前身金科中学及金科小学（即餘姚路第二小学)担任校長。在这三年中，他一貫幹着殘害青年学生的罪惡勾当，進行着反革命的罪惡活動。

每学期開学，龔品梅發給每个新学生一本"学生手冊"。裏面有一百多条規則，大都是摧殘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如總則第四条規定："新生入学後六星期內为試讀期，試讀期滿，查有成績恶劣或精神态度与本校旨趣不合者，得令其退学。"所謂精神态度与本校旨趣合不合，实际上就是指願不願服从其法西斯統治，願不願接受其奴化教育。又如總則第四十条这样規定："無論何時何地，無教員或監学之准許，不得离羣他適。"所謂"不得离羣他適"还不是指不得离開他的直接或間接監視嗎？龔品梅在解放後伪裝超政治超階級，但在蔣賊統治的年代他是多麼忠心耿耿地为蔣賊効忠啊！在那本"学生手冊"中，他規定將一学期的十八个星期劃分为十八个訓育週。在第一週的"紀律週"中，他訂出这麽一条："今日我要遵守校規和服从級長領袖的指導，为他日遵守國法和服从元首的預备。"这个"元首"当然是指蔣介石。在第十二週的"忠勇週"中，他訂出："对民族國家須尽忠。"我們都知道，解放後龔品梅一直不准天主教堂懸五星紅旗，但在解放前他却諄諄告誡青年学生要对蔣賊統治的國家尽忠。当全國接近解放，上海人民日夜盼望人民解放軍來臨

的時候，龔品梅还說共產党是"奸賊"，叫青年学生帮蔣賊除"奸"。後來，他見到蔣介石賣國集团要垮台了，竟不惜大声疾呼，叫青年学生去扶持它，去反对共產党，在第十六週"行善週"中他訂出："持危扶顚，去惡除奸。"当時有一个高中学生代表同学要求成立班会，龔品梅兇狠狠地对他說："你們要組織班会，就是要反对我。反对我的人就是共產党，共產党要殺头。"

接近解放時，龔品梅拚命發展"聖母軍"反革命組織，他指定一些反動的教師和学生充当这反動組織的正副会長和職員，独拉攏學校中落後学生参加活動。在全國愛國教友控訴帝國主义分子黎培里的時候，"聖母軍"分子的教員就在討論会上公開說："黎培里是神長，不可反对他。"在取締"聖母軍"的時候，"聖母軍"分子的教員和學生堅不坦白，甚至隱瞞自己的身份，在金科小学(餘姚路第二小学)竟有六个教員是"聖母軍"的会長和職員。这些"聖母軍"骨幹分子不時在学校中打擊青年团員和進步同学，偷竊团內文件。在参加軍事幹部学校运動中他們公開破坏。在控訴"聖母軍"指導司鐸姚景星的大会場上，他們竟用破布浸火油，點火拋在会場門口，企圖縱火。

这些"聖母軍"分子都是龔品梅一手培养起來的，他們嚴重地破坏我校的教学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上海解放後，青年学生紛紛投入愛國活動，但龔品梅却命令把学校大門關起來，不讓学生出去参加遊行。那時有交通大学学生宣傳隊到金科中学來宣傳，龔品梅先是閉門不納，後來阻不住了，等宣傳隊一進門，他就命令全校学生進教室，延長上課時間，不准学生到操場上听宣傳。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間，龔品梅離開学校，到苏州教區做主教去了。但他並不放鬆对金科中学青年学生的摧殘行動，他把权力授給姚景星，

繼續作惡。潛伏在大通路景德中学的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曾用榻車把大批無綫电通訊器材搬运到金科中学来藏匿，当時由姚景星答他把这些違禁品放在学校的儀器室裏。其中有無綫电收發報机、軍用对講电話等，現在我校的好幾位老教師都曾親眼看到过这些东西。去年我校修建飯廳時，工人們在廚房牆外挖出步槍和手槍子彈八十五發。从这些事实看來，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帝國主义特務匪帮的間諜特务是什麼！鉄証如山，不容狡賴！

今天，我校師生員工的眼睛擦亮了，全校已投入轟轟烈烈的肅反鬥爭。在学校党支部的領導下，我們有信心連根拔除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所留下的一切毒害。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張希斌給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的密信

"解放日報"編者按： 公安机關查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大批罪証，这是从洋涇浜天主堂龔品梅的房間中查獲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張希斌（龔品梅的顧問）給龔品梅的一部分密信。从这些信裏，可以看出張希斌在龔品梅的直接指示下，進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動的一些事实。

这个張希斌究竟是何許人呢？据初步查明，他原來是別有來歷的。張希斌又名張登儒。他老早就勾結日本侵略强盗、國民党反動派和美蔣特务，一貫出賣祖國，坚决与人民为敌。日寇佔領苏州時，他正任苏州有原中学校長，献媚日寇和漢奸头子；抗战勝利後，自称在偽區与國民党反動派"地下工作人員"

有联系，自称是做"地下工作"的。一九四八年任揚州震旦中学校長時，与敷任將賊揚州警察局長都有勾結，与蔣賊警察局有特設电話联系；並在該校親自講授蔣賊的"中國之命运"。他又一貫在学生中發展反動組織，迫害進步学生，破坏学生运動，先後在苏州有原中学、揚州震旦中学，强迫学生参加三青团，組織"蜜蜂团"、"勤工团"、"学生憲兵"、"俠客团"（又名"鏢俠客隊"）、"特訓班"等反動組織，对学生实行法西斯訓練。揚州解放前夕，造謠誣衊"共產党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土匪"，强迫学生流亡。解放後繼續在苏州有原中学散發反动小冊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破坏鎮压反革命、参加軍事幹部学校、反帝爱國等各項爱國运動；後潛入上海，不断發展反革命組織，進行各种反革命活動，直到被逮捕为止。

这裏摘要公布的六封密信寫在今年七八月間，即他們在大通路天主堂私刑拷打爱國教徒額乎生、劫持毆辱里弄幹部的事件發生之後。張希斌用这些密信向龔品梅作了一連串的報告和請示。我們在信後附必要的說明。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信

此間事件想×公代为詳稟。

今天下午二教友代表去辯論，教友忠勇異常。……郝、陈二教友当然未出。

控訴会已開过，重點在斌指使放火等等……。

有發展形势，尚不可断定。

▲〔此間事件〕这封信寫在事件爆發後的第二天下午。

▲〔教友〕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用宗教做外衣，他們把同党的反革命分子或爪牙也称呼为教友。

▲〔二教友代表去辯論〕事件爆發後，当地公安分局派出所找張希斌在第二天下午去談話，張希斌竟違抗不到，派了他的爪牙去派出所作种种無恥的抵賴。

▲〔郝陈〕指郝啓駿、陈祖煥。陈祖煥係國民党特务，曾在蔣匪“花山特訓班”受过偵察、化裝、爆破等特务訓練，解放後加入反動組織聖母軍，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郝啓駿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斌指使放火等等〕張希斌曾指使人在廚房裏放火，企圖造成炊事員無可推卸的責任，以嫁禍於顧平生。事發後，附近里弄羣众激於义憤，紛紛揭露他們的滔天罪行，其中也揭發到此事。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信

前昨控訴会，一天多处分時舉行。今天上午下午尚有多次。

教友要求准許冒險……。斌認为……犧牲太大，不应为也。

郝陈躲避中被执，……郝一生从未低头，壯烈入獄。

主教前尤考慮遣派（可能）一刻苦耐劳胆大之孫神父來此，今懇主教提前考慮，以防即在目前之逮捕。

▲〔教友要求冒險……〕張希斌与同党爪牙們曾策劃陰謀破坏里弄羣众大会，張希斌認为公開破坏的办法会暴露自己，損失力量。

▲〔郝陈躲避中被执〕特务分子陈祖煥和反革命分子郝啓駿是私刑拷打顧平生、毆辱里弄幹部一夥中主要打手，行兇後，躲藏在大通路教堂鐘樓最高一層夾板中，但当晚即被我公安人員搜出，予以拘押。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信

屢承嘉慰，感甚；此种情况中得之，尤覺親切。……

非偶發事件，非局部事件；發展之速且猛，而未能照彼等部緒(署)耳。

斌为謹愼計，足不出戶，守望仍見苛細，斌絕不肯作無謂犧牲，人或笑为怯弱乎。健康情況，反見進步。……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能作至生命最後一分鐘。

▲从这封信裏，可以看出 龔品梅 是不斷地 給予張希斌 指示 和鼓勵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信

上週平靜無事，……被难教友忠貞不貳。……其他莫不毅然决然等待可能之幻变突变。

兒童要理班開始，……虽須賠累，得益何啻十倍也。

斌胆小計，仍堅持足不出戶。……不願因可免之出進而遭無謂麻煩。……

▲〔被难教友〕指被捕的反革命分子陳祖燠、郝啓駿等。

▲〔兒童要理班〕張希斌 購置了很多玩具 和點心糖果等，誘騙兒童到他那裏去，以反革命思想毒害兒童的純潔的心灵，要兒童仇 視 政府，不愛祖國，不好好学習，仇視学校教師，搗乱課堂等等。这是他們反革命破坏活動的一部分。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信

上週教堂尋事，最兇狠之二人，已同於前晚鎯鐺入獄。……郝某处無法送物，昨日送去者受申斥。

公青日內所受之威脅，極重極大，"披着宗教外衣之反革命"已公開的揭示为鬥爭对象。……似应令各堂口一致为公青祈禱——"怕刺激"、"等穩健持重"等論調，不知是何居心？愚意八月二十二日聖母聖心占禮前一週內各堂口一致天天公拜一苦路或其他公共神学，一定有作用。彼企圖予人"限局部性"印像（象）者，將亦知有所戒懼。不知以为然否？

▲从这封信裏可以看出：許多被他們利用毒害的青年紛紛轉变，使他們極为驚慌。張希斌於是向龔品梅献策，斥責了他們內部不同意硬拚的分子。这裏完全暴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本來面目。

此信具体日期不詳

寄奉若干文件照片。

新成區协商会週來又在煽動反宗教，拉攏及煽惑，又開讀小組擴大联欢会。入場劵的散發之遍到造新紀錄。

狗咬的兇，足見自身胆小？

▲〔煽動反宗教〕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總是把他們的罪惡的被揭發講做"反宗教"。

▲〔狗咬的兇〕这表現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对我們人民及偉大的肅清反革命鬥爭的惡毒的侮蔑和刻骨的仇恨。

▲这幾封密信和張希斌的这篇歷史的被揭露，又一次有力地剝下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猙獰面目。一切善良的天主教徒和爱國人民，应該从这裏進一步擦亮眼

睛，認清他們，徹底肅淸万惡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私刑拷打爱國教徒並刼持和毆辱里弄幹部

編輯同志：

我們是本市大通路培德里居民委員会的全体幹部。政府破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我們感到莫大的兴奋，因为我們親自看到过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並且同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幹分子張希斌等進行过鬥爭。張希斌等反革命分子在我們这一帶作惡多端，要一下子寫出他們所犯下的全部罪行，那是寫不完的，这裏我們只揭發最近發生的一个事件。

他們仇視教徒愛國守法

大通路天主堂，在我們居民委員会所屬的地區。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有居民顧平生前來請求我們居民委員会替他調解大通路天主堂張希斌等对他進行迫害的事情。顧平生是天主教徒，是大通路天主教堂的炊事員。以天主教神職人員名义，把持大通路天主教堂的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幹分子張希斌。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一日晚上，張希斌指使張忠明出面，假藉堂內經济困难，停止了顧平生的工作，企圖用这个方法迫使他自動离開。顧平生在天主教堂內工作已有廿七年，在这个堂內也已有七年之久，如今突然听到要停止

他的工作，他很是焦慮，幾次三番央求神甫，繼續給他工作做(顧平生曾親自去請求过好幾个天主教內的人帮助解决)，都不得結果。顧平生的侄子顧振民也去和張希斌当面商量，也無結果。

为什麼張希斌蠻不講理呢？因为顧平生不願为他們進行反革命勾当，他又怕顧平生向政府揭露內情，所以决意要把顧平生赶出教堂去。顧平生是个正直、老实、並熱心於自己宗教的人，这是教徒們和居民們人所共知的。顧平生同時也是个愛國守法的公民，他發現教堂裏有个來歷不明的人，叫郝啓駿，被張希斌長期隱瞞，安插下來，不報戶口，但为掩蓋顧平生的耳目，竟欺騙說："郝啓駿已報了戶口了。"戶籍警查戶口時，堂內其他人在張希斌指使下隱瞞事实眞相，顧平生却把眞实情况告訴了戶籍警，因此張希斌怀恨在心，於是就用种种方法予以打擊和迫害，企圖逼迫顧平生自己离去。他們的迫害手段竟無恥到这样的程度，譬如：堂裏每天公菜金只發一元二角，而張希斌却在教徒面前說每天交給顧平生的公菜金是兩元五角，污衊顧平生"揩油"。張希斌一方面不給顧平生工作，另一方面欺騙教徒說顧平生不做工作，企圖造成教徒对顧平生的不滿，要使顧平生感到在这裏無法容身。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那天，張希斌又指使人事先把廚房裏的自來水龍头拆掉，再在一天下午唆使一个年輕教徒在廚房裏用木柴放火，企圖嫁禍於顧平生，幸虧为教堂內另一工人發覺，把火撲滅，未能達到目的。

强逼七代老教徒离開教堂

顧平生迫於生活，恋於宗教感情，一再耐心懇求張希斌，不要逼他离開，但張希斌把他視若眼中釘，繼續横加迫害。事情一直拖延至六月

底，这時，顧平生已五个月拿不到工資了。这五个月中顧平生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要每天早上四點多鐘起來，守在扶梯旁边，一直等到張忠明下樓，才討得五角五分錢，來維持一天生活。有時見不到張忠明，就一天飯食無着；有時他們故意讓顧平生餓到上午十時才發給他錢。顧平生就这样半飢半飽地捱过了許多日子。六月底，顧平生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迫於無奈，才來到我們居委会，請求調解。

居民委員会为了对居民負責，使顧平生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保障，就派了三位同志去天主堂進行調解。張希斌叫張忠明出面，無理抗拒調解。当時我們不明白他們所以对顧平生進行迫害的眞实原因，因而再三耐心說服。

在居民委員会進行初次調解的第二天，即七月一日，顧平生还像以前那样討取伙食費，但只給五角了，到七月五日又減少到四角。

事情的發展越來越嚴重了，就在減少到四角的这一天，教堂裏做过彌撒後，張希斌吃过早飯，就派了郝啓駿、周良志兩人突然把顧平生从房間裏喊出來，汚衊顧平生"反宗教"，又把痰吐在顧平生的臉上，進行种种汚辱。顧平生忍气吞声。晚上七時，顧平生呆在自己房間內，張希斌又指使郝啓駿等一夥人一擁而上，兇惡地拿了一根繩子放在顧平生面前，進行武力威脅，並辱駡顧平生是"狗"、"畜生"、"反宗教"，强逼顧平生在五分鐘之內"認罪"。就这样一直鬧到十時，其餘一些人回去了，郝啓駿一人独自留下來，兇狠狠地对顧平生說："限你明日八時把戶口遷出，離開教堂。"顧平生被郝啓駿等一夥人糟蹋到如此地步，越想越委屈，尤其是他想到自己是七代老教徒，在教堂工作了廿七年，竟被汚衊为"反宗教"，心裏万分难过。

捱过一夜，次日清早他又到我們居民委員会來，訴說自己的痛苦，

再度請求調解。我們居民委員会有八人在九時卅分到天主堂去調解。这次張忠明出面，更加橫蠻了，把我們居民委員会接受居民合理要求、善意調解他們的糾紛，說成是干涉教堂內部的事，抗拒調解；並在談話沒有結束時，就揚長而去。这还不算，張希斌等对我們居民委員仇恨到極頂，竟指使了一夥人來和我們吵鬧，汚衊我們支持"反宗教"。他們的狠毒用心在於汚衊人民政府的堅定不移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們說："居民委員会支持反宗教的人，而人民政府又支持居民委員会。"他們想从这种無恥的汚衊中，对人民政府的政策進行惡毒的中伤和破坏。当然这是無法得逞的，於是，他們進一步要出流氓手段，說："你們好去了，我伲教堂裏东西多來交關，常常少掉，以後不要來囉哩囉嗦。"張希斌採用这种方法想使我們居民委員会不敢再調解这件事情。

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到了第二天，顧平生因为受了侮辱和威脅，居民委員会又調解無效，只得暫且出去逃避，但到了晚上無处安身，猶豫到九時半左右，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去睡覺。他走到教堂門口，又不敢進去，怕他們眞会下毒手，或是像昨夜一样，遭到他們侮辱和威脅。但不回去又睡到什麼地方去呢？最後終於胆战心驚地進去了。進去時，張希斌和郝啓駿等一夥人正在一起，一見顧平生走進，張希斌就上樓去了。在張希斌吩咐下，郝啓駿、陈祖輝、周良志領头，不由分說，抓住顧平生逕往"飯廳"裏拖，連拉帶拖，把顧平生的外衫扯破了，左肘也被弄得皮破血流。顧平生被拖入"飯廳"後，他們即將玻璃門全部緊密關緊，他們頓時把教堂变成了刑室，幾个人一齐拥上，陈祖輝打面額，周良志打胸膛，郝啓駿拍桌子助威。顧平生急中呼喚救命。天主堂隔壁里弄居民听到喚救命声音，便立

即報告居民委員会。我們居民委員会幹部男女四人和居民兩人馬上赶到出事地點。我們幹部一進去，郝啓駿等一夥人就猙獰地說道："你們來得正好，來得去不得。"我們幹部一見情形不对，就有二人出去告急，但走到門口被他們推回來，並且他們把二道鉄門也關起來了。幹部也被關到"飯廳"。只見顧平生被逼在一个牆角落裏，郝啓駿等指着他叫罵，又都回过身來，对着我們幹部叫罵，拍桌子，摔茶杯，摔香煙缸，用兩隻手合成喇叭的样子，貼緊我們幹部的耳朵，拔直喉嚨，咆哮地叫喊道："居民委員会假面具！"他們把幹部像玩皮球一样推到东推到西。一会，裏面有人打開了"飯廳"的一扇小門，放出一种化学性的煙來，郝啓駿又用兩隻电風扇对着幹部吹，吹得这幾个幹部感到头發昏，腦發脹。这時，郝啓駿威逼着幹部說："你們要出去沒有介便当，要寫下紙头來，承認居民委員会支持反宗教"。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周良志等竟猖狂地喊叫污蔑毛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反革命口号。囂張跋扈，無甚於此！

我們决不容許这撮匪徒猖狂

居民委員会幹部被關在裏面，和外面割斷了联系。但我們还有一个幹部等在外面，等了好久不見有人出來，决定進教堂看看，走到門口，鉄門關着，裏面有三个人守住，拒絕開門，並撒謊說裏面沒有我們的幹部。这个幹部看到势头不对，就打电話報告派出所。不一会來了一位戶籍警。这時候，裏面乱叫乱喊的声响已傳到外面，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多人已經聞声赶到，一齐叫喊："快開門！"他們堅持不開。戶籍警用公安局名义通知裏面開門，还是不開。当時就有唐松記玻璃廠、金同昌五金廠的三位工人，激於正义，覺得救人要緊，翻过牆去，把第一道門打開了，守門的人仍來阻止。門外面，羣众忍不可遏，一致申斥他們說："你們殺

了人，我們也不可以進去嗎？大家听到喊救命的声音，难道能見死不救嗎？"这時已是十時三刻光景，公安人員已經赶到。当公安人員走到"飯廳"時，裏面一夥人还在呼喊反革命口号，而郝啓駿等數人却在羣众高喊開門的時候畏罪逃出去了。在羣众的协助下，公安人員終於在教堂鐘樓最高一層的夾板中把郝啓駿、陈祖輝搜查了出来，当場押送公安分局加以拘留。張希斌一手佈置了这件駭人听聞的反革命事件，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又在樓上。但当公安人員和他談話時，他竟假裝不知道，态度極为兇横！

万惡不赦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披着宗教外衣，說什麽"超國家""超政治"，难道我們能够从这罪惡昭彰的反革命事件中嗅得出一點宗教的气味嗎？难道这充滿着血腥气的反革命事实，还不足以驚醒一切天主教徒和爱國人民嗎？除了別有用心的人，誰能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激起極大的憤怒！不徹底肅清这些反革命分子，我們人民，無論是有宗教信仰的或是無宗教信仰的，都不能过太平日子，我們的建設成果就要遭到不可估計的破坏。

我們一定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們要求政府嚴懲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大通路培德里全体里弄幹部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報"）

我要揭露沈潤卿、張維屏的反革命罪行

东昌區教友 許逢春

我是东昌區的教友，我要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所作的罪惡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沈潤卿在陸家嘴共昌棧等地區慘無人道地把天眞無邪活潑可愛的兒童拖進火坑裏。在一九五二年，政府接办了陸家嘴達义小学及其昌棧培尔小学，廣大的教友莫不欢欣鼓舞，但反革命分子沈潤卿却在陸家嘴佈置一个十二歲的小朋友季培德，放火焚燒達义小学，由於学校教師戒备得好，放火未成；繼又迫使季培德去破坏学校門窗、电灯泡等等的一切用具，並威脅季培德不許告訴自己的父母。季培德心裏懼怕，就过江逃到上海市區來，流落在街头，变成一个小癟三，後來把自己的絨綫衫也脫下來，賣了二元錢，以維持生活。他家裏的人急得了不得，东找西找的找了好久方才找到。像这样的事情，只要是稍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做的，而沈潤卿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神長所应做的嗎？

还有一次，沈潤卿誘騙一个不滿十歲的兒童李國萍張貼反動标語，李國萍在他脅迫之下，把一張反動标語張貼在东昌路的碼头口，一張貼在共昌棧的电鐘下面。此後沈潤卿又叫李國萍在人數不多也不少的地方呼反動口号。在其昌棧，沈潤卿直接指使反革命分子姚嘉葉（他是其昌棧"公青"头子），叫一个十三歲的兒童陸知勇去把"鎭压反革命"的标語撕去一个"反"字，成为"鎭压革命"，並發給粉筆唆使他到处寫"打倒共產党""打倒青年团"等反動标語。

沈潤卿的破坏活動是一貫的，是有組織的。解放以後，沈潤卿拉攏日伪時期当过和平軍上尉、忠义救國軍上海檢査站中尉等職务的反革命分子傅德福，又拉攏前伪其昌棧保衛团团長、開过賭台、佔人土地、强姦过妇女的惡霸許安祥等人，組織了一个包括反動軍官、地主、惡霸、流氓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企圖美蔣復辟，無法無天的進行其反革命的活動。

一九五〇年，沈潤卿在陸家嘴積極的組織反動組織"聖母軍"，不斷的拉攏教友加入，他自己担任"指導司鐸"，一九五一年上海市軍管会頒佈命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之後，他还在陸家嘴公開叫囂"聖母軍"不是反動組織，抗拒軍管会的命令，阻撓"聖母軍"分子退"团"，像陸家嘴地區"聖母軍"支会秘書葉青萍，就是被他打擊的一个。沈潤卿和龔品梅是一隻襪統管，所以以後他又秘密的組織了"公青"，把"聖母軍"的骨幹轉到"公青"去。

在偉大的土地改革時，沈潤卿就公開地不准教友分地主的土地，他說："分到了田就是犯罪，因为地主的田是天主賞賜的。"抗美援朝运動中，沈潤卿費尽心机進行破坏，他說："为什麼苏联不出兵，叫我們中國人去送死。"劳動就業登記時，許多因蔣匪搜括而工廠倒閉追使失業的工人紛紛登記要求工作，而沈潤卿污衊說："救济米就是糖衣砲彈，吃了就要上魔鬼的当，現在苦一些沒有關係，將來有甜的。"叫大家不要去登記。一九五三年一月，当政府接办培尔小学時，这个反革命集团就派出反革命分子姚嘉華、嚴永德、張馥清等聚集三、四十个"公青"，衝進学校办公室，企圖製造騷動事件，破坏接办工作。

教友有一點爱國表現，沈潤卿就加以打擊，其昌棧有个姓姚教友，过去販賣白粉（毒品）的時候，沈潤卿对他說："沒關係，可以領聖体。"後來这个教友受到爱國教育後，認識到販賣白粉是罪惡的事情，悔改了，

並且参加了里弄工作，参加社会活動，而在这時候，沈潤卿就威脅打擊他，不給他領聖体。販賣白粉可以領聖体，参加里弄工作不可以領聖体，在沈潤卿眼裏，善惡是非，不是已經完全顚倒过來了嗎?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材料公佈後，廣大人民都投入了为肅淸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去，而沈潤卿却百般的進行破坏，他公開說:"胡風我不認識他，所以我不能反对，我要为一總人祈禱，我也为蔣介石祈禱。"

我还要揭發和沈潤卿臭味相投、在东昌區胡作非为的另一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張維屏的罪行。反革命分子張維屏在解放前跟"教务协進会"裏帝國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相勾結，担任該会委員和傳教組組長，是國民党伪上海市候補参議員。在那時，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反共气燄是異常囂張的，他在黃鐘播音电台上進行廣播，高喊:"共匪不滅，死不甘心"，"我們要消滅共產党"。上海解放後他还不甘心，想長期的潛藏在天主教会內，繼續進行其反革命活動，因此他就与才尔孟、格寿平等帝國主义分子密切联系，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陈天祥勾結。張維屏經常收听"美國之音"，散播謠言，在前磐石小学任"校長"時，把伪金圓券上的蔣匪像剪下來作为"奬票"，並放映反動幻灯片，毒害兒童。他在傳家天主堂內拉攏了一批惡霸、地痞、流氓、"三靑团"等組織了一个反革命的小集团，其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像彭惠利，即是一个大惡霸，傅嘉良是三靑团區隊長，監仲根是日伪的义务警察中隊附、日伪淸鄉檢查所副所長，姜三禰是地痞流氓。張維屏的反革命野心是異常瘋狂，異常堅决的。簡單举一、二例:他們对各項運動都要破坏，在革命導師斯大林大元帥逝世時，張維屏不惜假借耶穌的聖名惡毒的講:"今天耶穌趕走了一个大魔鬼，其他小魔鬼也要慢慢的趕掉"，他並一再向愛

國教友表示他与共產党势不兩立的态度，堅持其反革命的立場說："要殺我头可以，要我拥護共產党就不可以。"

沈潤卿、張維屏把神聖的教堂作为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場所，他們不是在救人灵魂，而是在毒害我們的子女，推我們的子女進入火坑，我們每一个爱護教会的教友还能容忍这种無法無天的行为嗎？他們是帝國主义長期豢养的走狗，是蔣匪帮的忠实爪牙，我們必須把他們的宗教外衣剝去，看到他們反革命的眞面目，把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徹底肅清。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信鴿半月刊"）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破坏土改、破坏互助合作运動的罪行

洋涇區張家樓　張增祿

我是洋涇區張家樓世代相傳的一个老教友，当我看到九月九日的報紙，知道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以龔品梅为首的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团時，我心中是万分喜悅。这是全國人民在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的一个重大勝利，也是我伲天主教界一个大喜事！現在，我要來揭發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土地改革時我在本堂听道，听到这样一句話："天主賞賜我伲的东西，誰的即是誰的，这是天主指命，違背天主的义愿，这是有罪的"。当時受苦的農民紛紛要求訴苦鬥爭地主，而教堂內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却說："有苦向天主訴，不要鬥爭地主"，"參加了鬥爭就有罪，就不能

領聖体"。以後事实証明，凡是参加土地改革运動的教友，就办不到神功，領不到聖体，並說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在地主面前求寬免，在教堂做補贖，然後才能領聖体，企圖繼續讓地主統治我伲。我伲大家想一想，反動地主階級是農民的敵人，是压迫我伲劳動人民的，而反革命分子龔品梅集团分子却認为地主是好人，可以領聖体，办神功。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是有計劃地破坏我們人民民主政权，夢想使反動派勢力復辟的。

在美帝國主义發動侵略朝鮮战爭時，我親自听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造謠威脅教友："从現在起，我們要準备三个月到六个月，因为这一段時期是黎明前的黑暗，应当忍受这些痛苦。"意思就是說蔣匪帮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回來了。在反帝爱國运動開展時，我个人的宗教生活就被龔品梅的爪牙所剝夺了，他們不准我办神功、領聖体。当時我的思想上真不通，我想我在解放初期，不参加社会活動，反而可以領聖体，現在，通过反帝爱國学習班学習之後，我参加了社会活動，却說我有罪，不能領聖体。請問大家，参加反帝爱國运動是有罪嗎?現在我明白了，我是沒有罪的，有罪的是隱藏在我們教会內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在破坏我們的宗教，有意識地打擊我們爱國教徒，他們收留了一些國民党員、三靑团員等坏傢伙，給他們过宗教生活，对我們善良的爱國爱教的教友倒不讓过宗教的正常生活，他們的行動是多麼毒辣!他們的手段是多麼卑鄙!

在農村中開展互助合作运動以來，廣大教友也响应这一号召，参加了互助合作組織，而反革命分子却說："参加互助合作是为物質打算，是有罪的。"更惡劣的是大約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間，本村沈家宅教友由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这样做是完全有利於生產，有利於社員的。但暗藏

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却乘机造謠說："共產党要收回你的土地了，你們不能参加社，参加社是上了共產党的当。"这些反革命分子就这样造謠，企圖破坏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搞垮我們合作社。一切爱國爱教的教友，把眼睛擦亮吧！被他們麻醉和欺压的教友、神長們，赶快回过头來，投入偉大的鬥爭中來吧！最後，我表示要团結廣大教友，站穩立場，分清敌我，把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全部肅清，为了祖國社会主义建設，为了純潔我們教会，为了保衛人民幸福生活，我要向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我爱天主教，我也爱祖國

蓬萊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普育堂副堂長 陈夏珍

当我知道政府破獲了暗藏在天主教內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時，真有說不出的高兴，我心裏幾年來一直想不透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

解放以來，由於我站在爱國人民的立場上，参加了党所領導的各項爱國运動，並積極与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义分子作鬥爭，同時，又被羣众选为區人民代表，特别是由於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义分子王方等反革命活動被揭發後，我在全堂工作人員大会上揭發了他們的罪行，因此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就对我怀恨在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对我加以迫害，如採取不讓我領聖体、办神功的方法來折磨我。在聖母升天这一日，我到堂內望六時的彌撒，在神父送聖体的時候，他竟跳过了我，不給我領聖体，我問他說："我已經办过神功了，为什麼不給我領聖体？"但

是神父理也不理我。我真气憤極了，轉身就走。後來，在堂口遇到神父時，我向他提出責問，那知他惡狠狠地說："因为你在大会上控訴了天主教，在信鴿報(天主教的報紙)上寫过文章，上面有指示，不能給你領聖体"。我气憤地問他："我揭發的是帝國主义分子，我是站在爱國爱教的立場上，难道这做錯了嗎?"大約神父也自知理屈，就跑開了。以後，他們採取了更惡毒的办法來对付我，今年四月開四規時，我到伯多祿堂去領開四規的条子，誰知他們竟不給我，也不給我办神功。起先，我还搞不懂为何伯多祿堂的神父和新普育堂的神父串通一气，不約而同地对我進行迫害，現在才明白，暗藏在新普育堂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中的分子早已把我的情况向她們的"上級"作了詳細的彙報，这原來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陰謀詭計。

在我們堂內，不管那一个教徒参加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項爱國运動，都会遭受到同样的迫害。例如老教友張金林曾在大会上揭發过帝國主义分子奥地拉虐待嬰兒的罪行，神父不僅不給領聖体，还公開說"你是教徒中的坏榜样"，强迫張金林做公堂補贖(即当众悔过)，然後才給他領聖体，用以破坏天主教內的反帝爱教运動。又如教友許升雲当选为區人民代表後，即領不到聖体，神父"忠告"她說："你还是到別的區去領聖体吧，在蓬萊區你永远也不要想領到聖体。"他們就是这样卑鄙地採取这种方法來阻撓天主教徒熱爱自己的祖國，参加党所領導的各項爱國运動，因而有些教徒就嚇得不敢参加各种爱國活動。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口口声声說自己是爱教会、爱教規的，事实上，他們为了進行反革命活動，早已把教規拋在腦後了。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建立聖体这一日，一清早，就有一批"公青"分子到我們堂口來大吵大鬧，一定要進來拜聖体(新普育堂是私堂，不招待外來教友)，我們百般

解說，他們不听，隨後大鬧一場始揚長而去。次日，我到伯多祿堂去參加耶穌受难祇節時，看到昨天搗乱的这批"公青"分子今天却在担任神父的附祭，这使我淸楚地認識到原來他們的搗乱是別有用心的。

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是有策略的，他們惡毒地分化我和正堂長張心怡的团結，反革命分子常常偸偸摸摸地对我說："你堂內的事情少做一些，讓她（指張心怡）一个人去搞好了。"又威脅我說："以後你在大会上少發些言，多發言对你自己是沒有好处的！"此外，她們还在教友中散佈"不看、不听、不講"的三不政策，即要教友不看人民自己的報紙，不听共產党的話，不講爱國的言論，以此煽動教友來对抗共產党。

对於一个虔誠的教徒說來，最大的恥辱莫过於不領聖体。我为这件事深深地感到痛苦，为什麼一个教徒爱自己的祖國，要承受这种不合理的恥辱呢？我憎恨教会中这种不合理的現象，但是又不了解他們对我种种迫害的目的何在。今天，我才認識到他們就是一羣披着羊皮的狼——全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反革命分子。这更使我認淸楚了我过去这样做是正確的，無論他們怎样迫害与打擊，我是不会被他們嚇倒的。我是一个新中國的公民，也是一个虔誠的天主教徒，我爱天主教，但我也爱我的祖國。我决不允許这些反革命分子隱藏在我們天主教內，玷污我們神聖的教会，更不能允許他們披着宗教外衣來幹一些反革命勾当，破坏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我完全拥護政府的英明措施，而且有决心和全國人民、全体教友团結在一起，为肅淸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特別是暗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是誰在摧殘一門三代的心灵?

聖母院院長 **林曉明**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作为一个兒童工作者，我要揭發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对兒童們的摧殘和毒害！

只要講这样一樁事实就足够了：在永安小学有一位十歲左右的小朋友，他一門三代都是虔誠的教友。这天他第一次戴上紅領巾，跳跳蹦蹦回家來，把自己爭取到加入少先隊的喜訊告訴了老祖父和爸媽們，老祖父見了孫兒戴上紅領巾，喜得眉開眼笑，爸媽們也高兴不尽。

这位小孩子才戴了一天紅領巾，他的老祖父馬上接到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警告：快要你的孫子把"魔鬼"的紅領巾退回去，不然你們一家人都不准上教堂、不許領"聖体"！虔誠、善良的教友們，誰肯接受教会这样嚴重的处分啊！

宗教感情濃厚的老祖父沒奈何，只得好言好語劝孫子把紅領巾退掉，可是孫子的紅領巾是努力爭取來的光荣，难道老祖父竟甘願他的孫子退掉紅領巾，不要做好孩子麼？小孫子也不肯退掉自己心爱的紅領巾，惹得老祖父光火、板面孔了，小孫子想不到親爱的老祖父竟这麼固执，他手裏緊緊提着心爱的紅領巾，禁不住放声大哭。誰知道孫子的眼淚却引來了老祖父和爸媽的眼淚，一家人哭成一团。小孫子再也不明白老祖父为什麼心腸这麼硬，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是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在毒害小小年紀的他啊！

小孫子熱爱老祖父，但也熱爱紅領巾，为了不使老祖父動气，为了

能使一家人都能上教堂，同時也为了保持自己心爱的紅領巾，他，放学回家不戴紅領巾，却把它交給小朋友保存，只有到了学校裏，才戴上自己的紅領巾。这孩子，本來活潑可爱，但自从發生了这件事以後，他变得沉默、乖僻了，一个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背上了这麼一个想不透、解不開的思想包袱，他怎麼能担負得了啊！

老祖父呢，也为了这事，苦惱得生病了。

是誰阻撓这孩子進步？是誰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和睦、幸福？是誰摧殘了这孩子幼小的心灵？就是那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一撮聖母的叛徒、天主不容的反革命分子！

爱國的善良教友們，希望自己和子女們進步的虔誠教友們，我們緊緊团結起來，在共產党、毛主席的領導下，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与我教的敗類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分清敌我，積極肅清一切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为保護教会的純潔和孩子們的幸福而鬥爭吧！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
好像搬去了压在我心上的大石头

聖母院育嬰堂總务股主任 **潘雪芳**

八日晚上，我参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会議上海市委員会召開的天主教人士座談会。会上由負責同志向我們作了報告，他說，为了保衛我國的社会主义事業，維護社会秩序，純潔我們的天主教，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天主教內以龔品梅为首的那批反革命分子繼續放肆下去了。他

当時就向我們宣佈公安局已依法逮捕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当我听了这喜訊之後，好像搬去了很久就压在我心上的一塊大石头，我熱烈地擁護政府这一大快人心的英明措施，感謝政府代我們爱國教徒消除了悶在心中的寃气。的確，自解放幾年來，政府对教会非常尊重，处处加以照顧；但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始終堅決地抱着狡猾的不真誠的态度，抗拒和違反政府的法令，把政府的好心当作悪意。他們以为政府尊重教会是怕教会。他們說共產党是怕兇的。他們利用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來向我們政府与人民得寸進尺地進攻，故意歪曲和侮辱政府的政策。例如，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份我們聖母院育嬰堂開展領养，使院內的孤兒能享受到家庭的溫暖与父母的爱，这不是一件好事嗎？但是当時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对我說："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政府旣然养不起这些孩子，那为什麼要从我們手中搶去呢？"大家想想看，政府为着这些孩子的幸福，開展領养，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出來破坏，造謠歪曲，說政府养不起这些孩子。人民政府能免費供給許許多多大学生和中学生讀書，豈有养不起这幾百个孩子的道理嗎？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还拉攏了許多靑年作他們的犧牲者，他們甚至訓練一批"公靑"分子，來瘋狂地向政府示威。例如在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根本沒有什麼占礼，但在徐家匯天主堂內不知举行什麼大礼，是由龔品梅自己來主持的。我記得那天龔品梅坐着汽車前來，当他的汽車行到我們聖母院前面時，在大堂前的廣場上就放起爆竹來，許多"公靑"分子瘋狂似地湧过來唱歌，呼口号，把整个交通都弄乱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覺得非常慚愧，为什麼我們教会內現在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还有这种教友呢？更加使我不能了解的，就是龔品梅他身为上海教區的主教，为什麼允許这些"公靑"分子作出这种不合乎教友体統的行動呢？当時我是沒有明瞭这一點的，但現在

我的眼睛是擦亮了，原來“公審”分子的瘋狂活動就是龔品梅自己指使的，像龔品梅这样的人难道还是代表耶穌的善牧嗎？

以我本人來論吧，幾年來帝國主义和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給我的打擊和給我受的冤气眞是一言难尽。現在我祇举其中一兩件事实。一九五四年四月在我結婚前幾天，我和我的爱人周承祺去見徐匯修道院会長梅乘騏，要求他代我們婚配（宗教儀式的婚禮）。梅乘騏就問周承祺說，你的对方是誰。周承祺回說是潘雪芳。当時梅乘騏就拒絕說，不婚配。周承祺問他为什麼，梅說，对这个問題我們不加討論，我們是準备犧牲一切來应付她的，要是潘雪芳要婚配，那她必須要向廣大神長教友交代明白……。我听到了这些話当時很弄不懂，我想我又沒有什麼，为什麼他們要準备犧牲一切对付我呢？对付我什麼呢？ 当時我越想越不懂，但後來我認識了他这一句話的惡毒用意。他要对付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我爱國爱教，揭露了他們的罪跡，因此他們敌視我，甚至說等美國人來了一定要把我捉到罗馬去公審。但是同我站在一条战綫上爱國爱教的人是很多的，可想而知他要对付的並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廣大的爱國爱教的人民。他这种話証明他是甘願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幾年來我受到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的种种侮辱，說我什麼不走正路呀，糊塗呀，我在这裏眞是一言难尽。但是我並不苦悶，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是正义的，眞理終是要勝利的。現在我們是勝利了，我看到了光明。今天我所揭發的並不是上海教區的主教，我揭發的是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我希望廣大教友們，对这一點要分清，今後一定要团結在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圍，堅決与教内的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我們一定要在政府的协助下純潔我們的教会，使我們爱國爱教的信徒們都能自由地过宗教生活，自由地熱爱自己的祖國，同全國人民

一起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压在女教徒身上的大石头搬掉了

上海市民主妇联执委、天主教徒 袁蘊常

人民政府破獲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並依法逮捕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件人人称快的喜事。我是一个女天主教徒，我熱烈拥護政府的这个措施。

在舊社会裏，我們妇女是最受压迫、最得不到自由权利的。解放後，我們妇女有了和男子同样平等的权利，参加各項社会活動，参加國家建設，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我們妇女的翻身却絕对仇視。我們女教徒参加社会活動，他們就誣蔑說“男女混淆不淸”；女教徒参加開会、讀報、学習，他們就講“女人只要管管家务好了，用不着管政治”。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利用教会職权，發出“不看、不听、不講”的非法命令，好像一塊大石塊压在天主教徒的身上，尤其是压得我們女教徒透不过气來。解放已經五六年了，在每次天主教徒羣众性的爱國活動中，有的女教徒第一次去参加，就受到他們的打擊。大家都知道，我們做母親的責任是教育子女爱祖國、爱劳動，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却要教徒母親阻止自己的孩子参加少先隊，不讓孩子接受五爱教育。这不但影响兒童教徒身心健康的發展，也造成教徒家長的苦悶。我为我們女教徒切身所受到的痛苦感到極大的憤怒！俗語說：“白露裏的雨，到一处坏

一处。"用这个話來比方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很恰当的。因此，肅淸龔品梅这个反革命集团，对祖國、对我們教会都是有利的。

政府是尊重我們天主教徒的，在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員会中都有我們天主教的神長和教徒。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間，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各省一百多位天主教的神長、教徒到上海來参观苏联經济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会，我親眼看到政府熱烈地接待他們。对我們的宗教生活，政府从來也不干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說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是毫無根据的。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人民的敌人，也是天主教徒的敌人；肅淸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國家建設有利，同時也純潔了天主教会。因此，我們天主教妇女要緊密地团結起來，和全上海人民在一起，在共産党、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徹底肅淸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和淸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我要揭發，被陷害的修女不只是舒海雲

廣慈医院護士 李月華

我在十一日的解放日報上，看到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私設監牢、修女舒海雲被囚禁達十个月之久的消息。我相信每一个善良的教友見到了这种無法無天的罪行，都会產生無比的憤怒。現在政府已將反革命分子周葆英逮捕，使舒海雲恢復自由，重見天日。我拥護政府逮捕周葆英的正確措施，我为舒海雲修女的重見天日而高兴！

我曾在重慶南路仁爱会做了十多年的修女，暱藏在教会内的帝國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横行霸道，对有爱國心和有正义感的中國修女的迫害，我是親身經歷过的。解放之後，我思想上有了轉变，他們就監視我的行为，不許骨肉至親、老師朋友來看我。有一次，我讀書時的先生來探望我，竟坐了三个鐘头，無法見到我。後來我听了反帝爱國运動的消息，怦然心動，他們曉得後硬說我是共產党"危險分子"，把我孤立起來，經常諷刺我、打擊我。我受不住他們的無理迫害，毅然离開仁爱会，跳出了他們的魔掌，可是我一直想念着別的被迫害的修女們。我曾親眼看到好幾位中國修女，因为表現了爱國心，敢於反抗他們的無理措施而受到迫害。如一位徐瑪加利大嬤嬤在抗日战爭時期關心祖國的消息，就被帝國主义分子沙維爱（Savier）以"無聖召"为辞撵出了修会。又如一九四四年在廣慈医院工作的一位陈嬤嬤生了病，"大嬤嬤"把她当做一隻狗也不如，丟在一边不管，不給她吃藥，熱度高到四十度，"大嬤嬤"还是心如鉄石，視若無睹，不久陈嬤嬤就死去了，当時她只有二十四歲。这不过是隨時想起的一兩个事例而巳。

反革命分子周葆英，我們过去一向知道她很兇，但她对"大嬤嬤"帝國主义分子包天眞(Ia Porte)却是俯首貼耳、百依百順的，搬弄是非，通風報信，旣卑鄙又無恥，因而取得了包天眞的"寵爱"。当時我們敢怒而不敢言。周葆英嘴巴中鑲着隻金牙齒，我們就以"金牙齒"作为她的代号，在談話中一提到"金牙齒"就不言而喻，大家嗤之以鼻，作为我們反抗的一种表現。後來，帝國主义分子包天眞把控制修会的"大权"交給了周葆英，於是她如虎添翼愈加無惡不作了。舒海雲修女不过对她的蛮横行为表示了一點不滿，这个坏蛋就用土匪的手段把舒修女關到他們私設的監牢裏去。大家想一想：一位修女为了進会修道，而竟被此品梅反

革命集团折磨到如此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在一个以"仁爱"为名的修会內，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却幹出了这种侵犯人权、慘無人道的事情來，不能不令人髮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汚辱了天主，汚辱了聖教会，刺伤了耶穌聖心。虧得現在是人民政府領導，不然的話，舒海雲修女將永無出头之日了。我要問問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舒海雲修女有什麼罪！你們有什麼权力，可以在修会內私設監牢，囚禁她？你們眼中还有天主的誡命和國家的法律嗎？

我要求政府嚴懲反革命分子周葆英，嚴懲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把他們从我們的教会中徹底清除出去。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是他們把我姑母当做瘋人關了十年

安当医院工人 陸 麟

在徐家匯，天主教徒們都知道有一位陸嬤嬤是"痴子"嬤嬤，她就是我的姑母陸月娥。

她是痴子嗎？不，她一點也不痴！五十九歲的她，如今由人民政府介紹到嵩山區联誼小学做圖書舘管理員，她工作很好，誰也看不出她有絲毫痴呆瘋癲的地方。如果你和她談話，会發現她懂得很多新社会的新道理，她从心底感謝人民政府对她的關怀和帮助。

她怎麼能不感謝人民政府呢！是解放軍解放上海的砲声一响，急得帝國主义分子慌了手脚，才把她从關了九年半的瘋人院裏放了出來。解放以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又兩次把她關進瘋人院，又是人民政府把

她救了出來，当時为了避免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繼續迫害她，政府特地替她介紹工作，使她能过到一个幸福愉快的晚年。

她本來是好好的一个人，怎麼会幾次被關進瘋人院去的呢？說來話長。我們家裏世代是虔誠的教徒，我姑母在二十二歲那年就参加拯亡会做了修女，她“發愿”時，我家曾經送上四隻金元宝（每隻四五兩重）。教內的帝國主义分子对有錢的教徒是十分“客气”的，那時我姑母也处处受到优待。我五歲以前就死了父母，七歲時又死了祖母，帝國主义分子一見我們先人留下那麼一大筆家財，眼睛就紅了，他們就把我家所有的財產都搜刮得乾乾淨淨，对我姑母說这些东西是“寄託”在他們那裏的；我呢，一个七歲的孩子却被他們硬生生地推進了帝國主义办的孤兒院，过着一天喝三餐薄粥的日子。

兇狠的帝國主义分子为了全部吞沒我家的財產，做得不露形跡，想出一条毒計，趁着我姑母悲痛亡母，整日啼哭時，便替我姑母加上一个“精神病”的帽子，剝去了她的“修服”，關進了瘋人院——普慈療养院。

她什麼病也沒有，医生和護士也說她沒病，但是帝國主义分子說她“有病”，她沒病也得“有病”！在漫長的九年半裏，她就像眞正的瘋人一样，被看管着，監禁着，直到解放前夕。上海解放了，我有机会見到姑母，瘋人院裏九年半的監禁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她完全蒼老了。我一見她那衰弱的样子，禁不住哭了。她見了我这样一个二十歲光景的青年，被帝國主义迫害得弯弓曲背，也流下兩行眼淚。她呆了半天，也仔細对我看了半天，才如从夢裏醒了过來，突然，她从角落裏找出一隻精巧的木盒子，鄭重地交給我說：“这是我們陸家的东西，你留着做个紀念吧。”我一時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她又緩緩地說：“这是我帶進院裏來的盒子，盒子裏本來是裝滿了金条、銀元等，我一个人捧也捧不動的；我从瘋

人院回來，盒子仍舊很好，可是裏面已經空空的了。”

我們家裏的財產是被帝國主义分子搶刼光了，但我們並不怎麽难过，因为到底我們是解放了，帝國主义分子先後被驅逐出境了，我姑母这个虔誠的教徒，能重新穿上修服，得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自由，她比什麽都快活，她感謝政府，她願意做个愛國愛教的教徒。

但是，这却大大觸怒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他們怀着不可告人的陰謀，來对她進行迫害了。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姑母感到有些头痛，本來这是她老人家的老毛病，是常常發的，可是这一次被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知道了，他們便“小題大做”，表面上裝成非常關心的样子，一定要我姑母進医院，我姑母不願去，他們甜言蜜語說：“你那天病好，就那天讓你出院，一點也不就誤。”我姑母只得去了。臨走時，他們哄着我姑母脫去修服和十字架，这样，我姑母又被送進了瘋人院。

瘋人院的医生一听她自己說的病情，不禁笑了說：“这算什麽精神病呀！你到外面看一看不就行了？上这裏來做啥？”医生話是这麽說，但我姑母不敢不听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話。她請求那些反革命分子讓她出院無效，只得住在瘋人院裏，一住又是六个月。後來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她終於離開了瘋人院，回到院裏來。

隱藏在若瑟院的反革命分子一見她來，就威嚇她說：“我們都要解散了，你还回來做啥？你自己快想办法找出路吧。”我姑母是个信教虔誠的孃孃，当時已五十五歲了，她自己能找什麽出路呢？原來反革命分子妄想欺騙她，煽動起她对政府的不滿。我姑母不理会这些，請求她們發回“修服”，她們偏是留难不發，她們不僅利用这一着，重重地打擊和伤害我姑母的宗教感情，而且还進一步挑撥我姑母对政府的關係，說什麽这个世界，以後我們修女們都不穿“修服”，我們都要解散了，你还要“修

服”做啥？

我姑母是一位幾十年的修女，毫無理由被取消穿修服，精神上痛苦異常。这一撮反革命分子还嫌幹得不毒辣，他們又趁一九五三年全國進行普选人口登記時，恐嚇我姑母，說什麼你的戶口还在瘋人院，你快上瘋人院去，不然就違反政府法令。

就这样，我那老年的姑母又被送進了瘋人院。这一撮陰險毒辣的反革命分子妄想把她——这位爱國爱教的善良教徒活活關死在瘋人院裏。但是，現在是人民当权的時代，是毛澤东的時代，他們再也不能無法無天了！人民政府查明了这件事，特地請兩位医生加以診斷。診斷結果，我的姑母的確沒有精神病，兩位医生專門替她出了一張証明書，証明她沒有精神病，並且在口头再三關照她說：“下次你再也不要來了。”

我姑母在解放前遭受帝國主义分子的迫害，解放後又繼續遭受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迫害，她好好一个人，被当做瘋人在瘋人院足足關了十年零五个月！直到現在，她这个虔誠的老修女，还被橫蠻地剝夺了“修服”！

爱國的教徒們，善良的教徒們，全上海千千万万的兄弟姊妹們，請你們看一看，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是怎样繼承了帝國主义分子的衣缽，殘酷地迫害爱國教徒，干涉爱國教徒們信仰自由这一神聖权利的吧！我为我姑母，也为我自己，向这一撮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提出控訴，請求政府嚴厲制裁他們！（阿章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第一殘老院老人們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阿　章

"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虐待我們老年人的罪惡說不完，訴不尽，我們要把苦水吐出來，讓人民替我們評理！請政府替我們撑腰！"上海市第一殘老院（原安老院）的老人們，讀了最近幾天的報紙以後，也憤怒地控訴了这一撮反革命分子，这些六七十歲的老伯伯、老媽媽，也受够了他們的虐待和迫害。

在水門汀上跪腫了膝蓋

一九五三年的年底，安老院內聖母堂的水門汀地凍得冰冷，有一天，就在这水門汀地上跪着三位白髮蒼蒼的老教徒，他們在当年是六十二歲的丁晚成、五十三歲的楊守仁、五十八歲的徐宝山。这天他們是被罰做"補贖"，在拜十四次"大苦路"。他們咬緊牙關，恭恭敬敬地跪着，足足跪了兩小時，拜完"大苦路"，三位老伯伯的膝蓋都跪腫了，六十二歲的丁晚成老伯伯，膝蓋上竟跪出了兩个瘤。人們会以为受到了如此重罰，三位虔誠的老伯伯總能求得"寬免"，領到"聖体"了罷！

"不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个反革命分子乾脆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說："还得考察考察你們这幾个作'妄証'的人！"

他們究竟犯了什麽重大的錯誤？作了什麽"妄証"呢？原來只是因为他們在宣判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講了話，講了拥護人民政府的話，揭露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在院內所犯的罪行。这个反革命分子是龔品梅反革

命集团派到安老院裏來的，他們安排了一套鬼把戲，要这一反革命分子冒充政府幹部，到安老院裏來欺騙老年人，破坏政府的威信。陰謀很快就被揭穿了，政府对这一反革命分子判了刑。政府的正確措施受到了老人們的拥護，隱藏在院內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惱羞成怒，便濫用"神权"，向爱國老教徒們施行这样的報復。

苛刻虐待爱國老人

安老院裏的老人們並不全是教徒，六十九歲的老伯伯刘順生就是位非教徒，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進安老院的。他在院內格外安分守己，生怕自己犯了"过錯"，觸怒那一撮"掌大权"的反革命分子。

但是，任憑刘老伯伯怎麼安分守己，他还是不知不覺地犯了"过錯"，觸怒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从一次談話中找到了他的"过錯"。

一天，那个反革命分子找了他去談話，問道："你說人民政府好不好？"

"好，怎麼会不好呢？"刘順生老伯伯笑開了嘴，津津有味地談起來了："人民政府一來，別的不談，光是修平馬路，我老年人走路不怕跌交，就是一个好！还有物價平穩啦，捉坏人啦，造工廠啦，好处真正說不完。"

"这是政府表面的一套，你可不要上当！"

"怎麼会表面的一套？这全是我親眼目睹的呀。"刘順生老伯伯是位老实人，他見啥說啥。

这一傢伙听了，黑着臉只是嚷："你要落地獄，你要落地獄！"也不講明理由，便气呼呼地走了。

这次談話以後，近七十歲的刘老伯伯便突然被派到猪玀間去做重

活了，每天从早到晚，这位走路也会跌倒的老伯伯，要替二十多头猪做清潔工作，光是水便要提幾十桶，反革命分子企圖累死他！做不了多久，他当真累得吐血病倒了。

"幸虧人民政府來接管了。"直到今天，刘老伯伯提起这事还为自己捏一把汗，說："不然，我这条老命定会送在他們手裏！"

燒絨綫、劈紫檀桌

解放後，老伯伯、老媽媽們日夜盼着政府來接管，龍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便玩出一套冒充政府幹部來院的鬼把戲，妄想使老年人对政府失望，但是这一陰謀很快就被拆穿了，老人們还是盼着政府來接管。这一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嗅覺也很灵，他們感到事情不妙，便在院內開始了破坏工作：人民捐給老人們的絨綫、羊毛毯、布料等各种物資被他們偸运出去盜賣了。每晚往來的汽車不断，到後來，連汽車也不知去向了。这一撮反革命分子天天造謠，說什麼人民政府要"消滅老人，要解散安老院，你們快自尋生路吧"。

天天聽听这些謠言，有些胆小的老人便上了他們的当，从院裏逃出去流浪。这時，反革命分子更猖狂了，他們要把整个安老院都毁滅掉，他們用斧头劈掉了搬不走的紅木、紫檀木的各式傢具，把它当柴火燒；用鉄鋸把庫裏的鉄床鋸成廢鉄；把來不及偸走的絨綫、布料等燒成灰燼，最後他們还要動手砍倒院內所有的樹木。但是政府接管的幹部制止了他們的暴行，搶救出了一部分物資，保全了安老院。

"究竟是誰要消滅我們老人，破坏我們的安老院，我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六十歲的徐宝山老伯伯說："我們堅決要求政府嚴办这批殘害我們老人的魔鬼！"

殘害老人的魔鬼

說这一撮反革命分子是殘害老人的魔鬼一點也不过分，这一撮反革命分子是繼承了帝國主义分子的衣鉢來殘害老人的。五十五歲的楊守仁老伯伯曾親眼見到也曾親身受过他們的迫害，只要听一听他的控訴就够了。

“政府接管之前，我們在这裏那是养老？我們是在做長工呀！我和丁晚成及另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伯伯‘小嘉兴’种二十畝菜地，每天要挑一百多斤的糞肥，我和丁晚成还勉强能挑，那位七十多歲的老伯伯走一步歇一歇，气喘得像拉風箱，我看不过意，去替他求情，他們罵我多管閑事，还說：‘他不幹就替我滾，找一百隻狗为难，找一百个老人容易！’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他們比惡霸地主还刻薄！我們种地流汗，一天做到兩头黑，每頓只給淺淺的一碗飯，天天餓得头昏眼花，手脚發軟，但还得替他們賣命幹，像我們这样的長工，天下到那裏去找啊！

我們愛國愛教，我們擁護政府，他們就罵我們‘魔鬼’，不替我們‘開四規’，他們才眞正是魔鬼！人民政府捉了他們，我們老人心也鬆了，我們从心底感謝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一定要重重办他們，千万不能放鬆这批魔鬼啊！”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老年教徒的憤怒

第一殘老院六十歲老人 **徐宝山**

我是第一殘老院的老人，今年六十歲。我代表全院的老伯伯、老婆婆、全体教友來揭發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我們院裏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黃華披着宗教外衣利用神权來压迫我們教友，他是一貫反对政府、反对人民的，不准我們教友爱國，不准我們教友看進步的報刊書籍，如果看了給他曉得，就要不准領聖体。現在我把他在我們院裏做的幾件比較大的反革命活動談一談。

第一是破坏普选运動。在普选运動中，他就不給我們担任选民小組長的老伯伯領聖体办神功。

第二，反革命分子傅友貞到我們院裏冒充政府幹部，進行反革命活動，被公安局逮捕，被法院判处管制。当政府工作人員要到我們院裏來宣判管制的時候，黃華在会前就对我們一些老伯伯老婆婆講，在会上大家不准拍手，不准举手，不准講話；如果啥人不听話，就不准領聖体、办神功，但是我和丁曉成等老人在大会上揭發了反革命分子傅友貞的惡行。第二天早上黃華就找我們講話，他說傅友貞是好人，政府冤枉他，講我們犯“妄証”罪，要我們拜大苦路，还不准我們办神功、領聖体。

第三，去年開四規的時候，我們有二十九个人被停止办神功領聖体，因为我們爱國。

第四，平常黃華利用講道办神功時進行反動宣傳，講現在是魔鬼世

界，过的是貓狗生活，並且叫我們教友要勇敢，不要怕，人民政府不会处分老人的。

这次政府依法逮捕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我們院裏全体教友一致拥護。我們教友要求政府帮助我們肅清一切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这样我們教友的宗教信仰才能得到保障。我們教友要在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加强团結，擦亮眼睛，协助政府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老人才能早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天主教的爱國青年！積極投入鬥爭中來！

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員 陈尚修

当我听到上海市公安局根据確鑿証据逮捕了以龔品梅为首的一批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認为政府这件事办得很对，很好，我是一个爱國爱教的天主教青年教友，我完全拥護政府这一正確的措施。

廣大善良的天主教友、特别是我們青年教友，解放以後，看到自己的祖國一天比一天富强，我們很高兴，因此越來越熱爱自己的國家，团結在自己政府的周圍。但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教友的爱國行动是恨之入骨的。这批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計地阻撓和压制我們教友的一切爱國活動，他們用“不准領聖体”、“絕罰”、“公堂補赎”等种种手段阻止青年教友参加軍事幹部学校和少年先鋒隊，不准簽名反对細菌战，破動学

生不听政治課，不許参观"苏联經济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会"，不許看進步电影。

一九五四年，上海組織了一个天主教友訪問团到南京去訪問，我也参加了。我感到南京的教友和人民政府团結得很好，所以，回到上海以後，我就把这种情况告訴了周圍的教友。我也建議上海教会应該改变态度，擁護政府，龔品梅不但不理，还威脅我不許"領聖体"。

一九五五年五月裏，我和幾十位青年教友参加了上海市第二屆青年代表大会，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又照例出來進行破坏，有些参加了青年代表大会的青年教友也遭到不給"領聖体"的处罰。当我被选为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員後，有人來通知我說："主教要你辞掉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員的職务。"我說："这是大家选举的，我不願意辞職。"龔品梅就進一步地威脅我："一定要去辞職，如果辞不掉，就不要去参加任何会議。"这个時候，龔品梅就赤裸裸地对我說："不管哪一个組織，只要裏面有一条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就不能参加。"当時我感到龔品梅这些行为实在太無道理，就对他說："参加民主青年联合会組織和宗教信仰完全沒有什麽矛盾。"大家想一想，现在每一个中國人民不是都在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工作着嗎？我們天主教友也是中國人民，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繁荣富强！龔品梅的存心究竟是什麽呢？現在事情完全搞清楚了。原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一夥在帝國主义間諜特务分子指揮下，披着宗教外衣，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革命罪惡活動的黑帮，他們是帝國主义豢养的忠实走狗，是祖國的叛徒。

天主教的青年教友們，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每个教徒应有的正当行動，大家应該積極参加到这个鬥爭中來。一切参加过反革命活動的人，都应当徹底交代，有錯認錯，站穩人民的立場，劃

清敌我界綫。应該認識到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对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界綫。因为反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並不是反对宗教，相反的是保護宗教，所以我們应当从这次事件中來吸取經驗教訓，覺悟过來，擦亮自己的眼睛，認清事实的眞相，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堅決鬥爭到底。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報"）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

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 **王守達**

我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公青"的核心分子，也做过反動組織"教理小組"的小組長。我在龔品梅反革命黑帮的毒害和利用下，曾經進行过一些背叛祖國、不利於人民的活動。通过这次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鬥爭，我在共產党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認清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本質和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終於跳出了反革命的泥坑。

我衷心擁護人民政府逮捕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純潔我們教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挽救我們受毒害的青年教友的正確措施。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經用"宗教活動"來掩盖他們不可告人的罪惡勾当。从我和很多被毒害的青年教友所看到的事实，鉄一般地証实这个反革命集团所進行的活動完全不是什麽宗教活動，而是叛國殃民的反革命活動。

一九五一年九月，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國主义的指使和資

助下，組織了在上海各大專学校內的徐州青年天主教友的反動組織，每兩星期集会一次。反革命分子用請吃飯等小恩小惠來收買参加集会的青年教友，並且阻止他們参加愛國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集会上挑撥我們說："目前我們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政府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阻止"聖母軍"分子去登記退团，並叫教友不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如果誰敢去登記退团或者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誰就被誣为背教，而被停領聖体。以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就在帝王堂召開了前震旦大学"聖母軍"分子的秘密会議，决定用"神修"、"傳教"等形式來逐漸恢復"聖母軍"的反革命活動。所謂"神修"就是参加这个秘密会議的"聖母軍"分子，在每星期五下午上課前半小時，在伯多祿堂集体拜苦路，來紀念这次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而所謂"傳教"就是大肆造謠、污衊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

自一九五一年以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一直利用"教理小組"、"教理大組"、"教理大課"等反動組織來毒害青年教友，唆使他們破坏政府所号召的各項政治运動。"三反"、"五反"运動時，反革命分子陈雲棠、朱樹德指使"公青"核心分子緊急佈置全校"公青"，要他們藉口震旦大学是教会学校而反对做"三反"的清查工作。思想改造時，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指使"公青"分子在思想改造学習的小組会上如何和進步同学爭吵，而在反動的"教理小組"会上則互相交流对抗思想改造的"鬥爭經驗"。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建院以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通过反動的"教理小組"、"教理大組"向原聖約翰大学医学院和原同德医学院的"公青"分子介紹在原震旦大学的"公青"分子破坏政治运動的經驗，还介紹班級裏党員、团員、团支書、团支部委員、積極分子、愛國教

友等人情况。一九五三年五月，本市展開反帝爱國运動前夕，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朱樹德秘密地召集了第二医学院的"公青""教理小組"小組長以上的联席会議，叫囂"教难"來了，唆使"公青"分子到政府破獲帝國主义間諜的現場去搗乱，向政府無理取鬧，要"公青"分子"不投降、不妥协、不出賣"。龔品梅親自主持为帝國主义間諜拜大苦路。

一九五三年三月，全世界劳動人民的導師斯大林逝世的時候，龔品梅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朱樹德等竟得意忘形，並阻止"公青"分子帶黑紗和參加追悼会。但是当反革命分子張伯達病死獄中的時候，他們却叫"公青"分子參加"光榮彌撒"，並且分發黑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一批黑帮是恨什麼人，爱什麼人了！

普选的時候，反革命分子陈雲棠的小修院內有一个破坏普选的反革命分子被市公安机關逮捕了，陈雲棠就說："我們修院裏有一位弟兄响应了基督的号召，这是我們修院的光荣。"原來陈雲棠所謂的"响应基督号召"就是要青年教友進行反革命活動而被關進監獄。

鉄的事实証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唆使"公青"分子所進行的活動，不是什麼宗教活動，而是反革命活動。龔品梅等根本不是什麼"主教"、"神甫"等神長，而是面目猙獰、黑良心的祖國的叛徒，是帝國主义的忠实走狗。我因为过去受毒害太深，所以在这次肅反运動開始的時候，还不肯徹底交代，錯誤地想做"致命聖人"。但是經过共產党和学校行政上耐心地帮助，用事实說明政府的政策，才使我打破顧慮，徹底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問題。我交代以後，党和政府表示欢迎，把我分配到医院進行生產实習，还把人民医師的荣譽給了我。通过我親身的經歷，我深深地感到共產党的政策是偉大的，是真理。我也很慶幸我的新生。我希望过去像我一样被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所毒害和利用而誤入歧途的青年教

友們，快快覺悟过來，認清是非，站穩愛國立場，大胆地揭發和檢举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將这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我們純潔的聖教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我痛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了我兩个兒子

嵩山區教友 熊秉辰

我是一个有九个孩子的父親，兩个大的，一个名叫熊國良，現在徐匯中学唸高三，一个名叫熊膺華，在一九五三年反帝爱國运動中，被第二医学院開除了。想起过去的事，我就痛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团。

記得在一九五三年反帝爱國运動中，我積極投入了这个鬥爭，我的兒子國良，那時不滿十七歲，却在同学面前，公開反对，竟敢說出他和我——他的親生父親——"势不兩立"。当時有人还以这句話來諷刺我，打擊我。我現在明白了是什麼人給了他这个胆，教他这样忤逆？这都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平日給青年教友灌輸反動思想毒素，才使这班青年連骨肉也不認得了，天主十誡第四誡，命人孝敬父母，爱護祖國，而他們教青年与父親与國家"势不兩立"，这是傳天主的教嗎？

說起我的兒子熊膺華，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毒害更是嚴重，也更可憐。他是舊震旦大学医療系的学生。震旦新生後，改名第二医学院，他繼續讀到一九五三年。那時他已讀完了四年級，只要再讀一年，他就可以踏上工作崗位，为祖國服务。那曉得这批反革命豺狼，抓住了他不放鬆，用歪曲了的道理：什麼"神修"呀，什麼"帮助傳教"呀，什麼"聖堂服

务"呀，这些甜言蜜語來哄騙他，外表看來，是一个教友青年可以做而且应該做的。可是什麼是他們的"神修"呢?冷淡國事，举凡國慶日及一切爱國运動節日，他們就叫这些青年集合堂內，或往佘山"避靜"，使青年們不能參加遊行等等活動。他們叫教友青年怎麼"帮助傳教"呢?就是叫他們向兒童們灌輸反共的思想毒素。在聖堂內"服务"什麼呢?是叫他們監視爱國教友，不給領聖体，打擊爱國教友。我的兒子就是这样和許多"公青"一样，被他們麻醉後，逃避開会，逃避政治課，不參加任何爱國运動，听大報告竟溜出会場。最嚴重的是一九五三年反帝爱國运動開展時，一批所謂"公青"(我的兒子也附和在內)竟集体走到学校青年科"示威"。因为这一系列的不法行動，我的兒子和不少别的同学就被学校開除了。開除後，我的兒子覺得对不起父母，又眼看自己的前途喪失，也很覺痛苦。全家为他也不由得掉淚。可是誰把我兒子的前途这样葬送了呢?今天龔品梅这夥反革命分子落了網，这不是他們罪有应得麼?还有更可恨的，就是这批反革命分子，看見这許多青年学生遭受了这样大的犧牲，他們还想繼續对他們進行欺騙。称他們"为天主受磨难"，叫他們"要有勇气"，並警告他們"無論如何不得控訴神長"。因此我的兒子吃了这样大的虧，也不敢出一句怨言。我的兒子是一个痛恨蔣匪帮的人，在解放前的反飢餓反內战的运動中，他總是參加震旦高中生示威遊行，又參加当時一連串遊行集会。就是这样一个有爱國熱血的青年，在解放後却被龔品梅这夥殺人不見血的反革命集団毒害了，他們用包着宗教糖衣、內藏反動毒素的歪曲教义，麻痹了我的兒子和許多教友青年。这裏我要举出他們慣常用來欺騙青年的鬼話，而同時要戳穿这些鬼話的荒謬。龔品梅反革命集団平日總以"小宗徒"的称号送給这些教友青年，叫他們"勇敢反抗，準备致命"。可是耶穌向宗徒說过："你們要多做善事，

好叫教外人看見你們做的善事，來光榮你們的在天聖父。”这不是說得很明白麼？傳教，使教会廣揚，最好的方法，是用好的行事來感動人心，使人讚揚我們教会。而这批反革命分子唆使青年做出許許多多反人民的坏事，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痛恨，这是帮助傳教呢，还是敗坏聖教美名？再說致命，耶穌明白地指出：“为义而被窘难，乃真福。”可見，为“义”而被窘难，才算得致命。如果是为了不义即不应該做的坏事，而被人民处理，也能算是致命嗎？試問这批反革命分子，嗾使“公青”監視爱國教友，破坏政策，对抗政府，哪一件是应做的事呢？我耐心地將这些道理教育我的兒子。我也希望教会內一切青年記住耶穌的話，祂說：“我的羊認識我的声音，也只听我的話。”我們是耶穌的羊羣，我們就得辨認祂的声音。就是要做好事，不要做反革命坏事。耶穌又說过：“凡不依照耶穌的道理，而用迷人的邪道，走進羊圈的，就不是好牧童而是羊賊。”我們要能辨認耶穌的声音和羊賊的謊話，才不致被他們所把持、窃走。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欺騙利用教友青年的事实，实在一時講不完，正好像我对他們的痛恨，也是說不尽。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兒子，叫我受了害的兒子明白，这批反革命分子仇恨新中國，我們就更要爱新中國；反革命分子要破坏我們社会主义建設，我們就要把祖國建設得更美好、更幸福。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想在青年身上施行陰謀毒害，是枉費心机的。終究我們还是在高呼着他們所不願意听的口号：

中華人民共和國万歲！

中國共產党万歲！

毛主席万歲！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信鴿半月刊”）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了我們家中四个青年

盧灣區 胡鏡水 童瑞娟

提起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我們有切骨之恨。

我們兩人虽不是天主教徒，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魔爪一直伸到了我們家庭裏，他們毒害了我們的兩个妹妹——胡美珍、胡美玉，使她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作为愛國的公民，我們完全拥護政府依法逮捕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

我們現在完全明白了，以龔品梅为首的这帮反革命分子，是受帝國主义和蔣匪帮指使的，他們仇恨人民政权，積極破坏人民革命事業，迫害愛國教徒，毒害青年少年，把他（她）們拉入反革命的泥坑中去，断送青年、少年們美好的青春和光明的前途。我們家庭中的胡美珍、胡美玉，就是受了这批反革命分子的利用，参加了他們的反動組織，進行反人民的活動，墮入到反革命的泥坑的。更惡毒的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指使她們抗拒"聖母軍"登記，抗拒幾年来政府对她們的耐心教育，反对我們給她們的劝告，直到最近，政府指出她們的反動行为，給予最後坦白悔改的机会，家中人也尽力啓發帮助，可是她們因受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毒害極深，仍然抗拒到底。这些反革命分子甚至連親生的母親和兄嫂都不認得，我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劝她們向政府坦白悔过，她們对母親說："到提籃桥（指提籃桥監獄）去是光荣，槍斃更光荣。就是你母親死在我們面前，我們也不悔改。"她們还罵嫂嫂是"魔鬼"。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面目就是这样狰獰！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僅使胡美珍、胡美玉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連我們的女兒胡吟秋和外甥女翁芙英也受了他們的毒害。我們作为做父母的人，更衷心感激政府对青年的挽救。我們的女兒胡吟秋原來在讀書時受有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初三畢業後，我們就叫她考市立第二女中，設法使我們的女兒擺脫反革命的影响，結果考進了，可是胡美珍、胡美玉这兩个反革命分子，仍舊把她往火坑裏拉。我們的外甥女翁芙英从一九五三年住到我們家裏來以後，也受了这兩个反革命分子的影响，被她們拉下水去。說起这些事情來眞恨煞人！

起先我們祇認为她們不像个好的青年学生，做事不正派，現在我們才更加認清了她們原來是幹的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們痛恨以龔品梅为首的这些反革命分子，我們要求政府嚴厲懲办他們。从这次事件，我們更体会到政府政策的正確和偉大。我們要站穩立場，百倍地提高警惕，坚决地投入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去！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怎样毒害了我

華山路小学六年級学生 **王春斗**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我九歲的時候，媽媽就死掉了，爸爸把我送進了徐家匯土山灣孤兒工藝院。我今年虽然只有十五歲，但是已經在孤兒院裏受尽了龔品梅反革命分子的毒害。現在我向各位小朋友談談我在孤兒院裏听到見到的一些事情。

孤兒院裏指導我們唸經、管理我們生活的献堂会的先生叫傅納宝，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就是通过她來毒害我們的。每当唸經和上自修課時候，她就教我們仇恨共產党，不爱人民政府。抗美援朝時候，院裏有兩个同学参加了志願軍，她同我們說："美國人在朝鮮打仗，有聖母在天上保佑他們，美國人馬上就要打到中國來了。"又說："这批参軍的同学都是共產党，將來他們回來要殺我們天主教友。共產党是魔鬼。"有一次，反革命分子陈西还帶我們到楊樹浦那边一个教堂去玩，一面請我們吃餛飩，一面告訴我們許多破坏"三反"、"五反"的坏話。他在上聖經課時向我們說："共產党要殺教友，燒教堂，滅教。"在他們的毒害下，我小小的心裏就害怕共產党，怕和工作同志接近以後会变成小魔鬼。

反革命分子看見我年小不懂事，就利用我去罵人民政府，侮辱進步的同学。一九五一年，我們院裏的帝國主义分子程万里等被捕時，傅納宝指使我們和公安人員搗蛋，叫我們罵公安人員。当時，校內工人画了許多漫画，反革命分子就指使我們去偷偷擦掉、撕掉，甚至强迫一个同学对着漫画叫反動口号。"五一"國际劳動節時，反革命分子不准我們参加遊行，院內吳宝貴、陈小毛参加了遊行，她們就叫我們罵这兩个同学是"魔鬼"，还不准他們吃晚飯。

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还怕我們不相信共產党眞的是"魔鬼"，就惡毒地指使傅納宝裝了魔鬼來嚇唬我們。一天夜裏，我們都睡了，傅納宝披头散髮，挾了一隻枕头，拖了拖鞋跑來說："我看見一个紅眼睛，紅嘴巴，头髮直拖到地上的魔鬼，这个魔鬼对我說：'你假使跟共產党走，我要拉你入地獄。'幸好我不相信共產党，天主保佑我。"这時候，我們都是八九歲的小孩，嚇得直發抖，我这一夜小便也不敢下床，蒙了被头抖了一夜。过了幾天，我半夜裏醒來發現不知誰在我身上蓋了兩層被头，又

有一样重的东西压在我的身上，我害怕死了，想魔鬼真的來拉我下地獄了，身上一陣陣地出冷汗。我揭開被角，看見一个長头髮的人像殭屍一样地跳出去。从这件事以後，我胆子嚇小了，夜裏不敢一个人走路，半夜裏看見一隻貓就当作了魔鬼。現在我明白了，这都是反革命分子裝出來的，他們倒是眞的毒害我們兒童的惡魔鬼。

反革命分子，不但在思想上毒害我，还从生活上來虐待我們。在孤兒院裏，不准吃飯，罰跪是家常便飯。傅納宝每天要我們背很多經，我們八九歲的小腦袋那裏記得牢，把头腦也讀昏了，背不出就不許吃飯。反革命分子还窮開心地想出了一套体罰的名堂，他們把戒尺、籐条叫做"大餅油条"，把用手擰人叫做"巧克力"，把拉耳朵叫做"吃餛飩"。

我淸淸楚楚地記得，有一次，不知那一个小朋友把小便溺在地上，傅納宝就拿了一把半寸厚的戒尺，叫那个小朋友出來承認。我們平時看見她就像看見老虎，那个小朋友当然不敢承認，傅納宝便惡毒地命令我們幾十个小朋友都跪下來把地上的小便舔乾淨，还威脅我們說："誰不舔，誰就不許吃夜飯。"上面講的还只是幾个例子。說起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我們孤兒院的小朋友兩天兩夜也訴不完。

以前，我怕她們打我罵我，不給我吃飯，很听她們的話，不相信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現在我淸楚了，我从小吃这麼多苦，而且到現在还不進步，看見別的小朋友戴上了紅領巾，只好眼紅地对他們望望，这些都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这批惡魔鬼害我的。我要求政府嚴厲懲办这些反革命分子，为我們受害的小朋友報仇。（章劍平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我参加了少先隊，反革命分子就來打擊我！

瞿怀仁

我今年十二歲，在徐匯區中心小学讀書，是个少先隊員。因为我全家都信天主教，所以我也是个小教友。想起來，为参加少先隊的事，我吃过多少虧啊！現在，我要揭發出來。

一九五五年三月裏，一天下午，学校裏举行入隊儀式。当大隊輔導員蕭琪發下紅領巾，隊員黃育林把它紮在我頸項上的時候，我心裏多快樂！現在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戴上光榮的紅領巾了。有人要說我"落地獄"，讓他們說去！

第二天課餘休息時間，同學孫蓮嘉看到我的紅領巾，就板起面孔問："你入隊了？"又說："天主教勿好入隊的！"（你們还不知道孫蓮嘉是什麼人，最近被政府捉去的反革命分子陳西岡他頂要好，時常鬼鬼祟祟地教他坏主意。所以，他的功課頂坏，門門不及格。）馬上他把身子側过來撞了我一下，又朝着我心口打了一下。

散学後，我剛出校門，孫蓮嘉就指揮幾个小朋友，一齐拍手跺脚罵："紅領巾，害人精！"又罵我"三角猢！"我不理他們，只管自己走路。

後來，孫蓮嘉越來越是捉弄我。有一天上課時間，他無緣無故对我嘴巴上打了一拳。啊呀！嚇了我一跳，只覺得嘴巴裏流着一种鹹鹹的东西，用手帕揩了一揩，是血！小朋友們都叫："瞿怀仁，你的下嘴脣皮破了口子！"我知道他們打我罵我，是叫我不要進步，不要参加少先隊，但我偏要参加少先隊，也一定不怕他們的打擊。

六月一号，学校裏要办一个营火会。早起，我就看見孫蓮嘉他們拾石子。我想，坏人一定教他們破坏营火会了，我要注意，还要報告老師。後來却忘記掉了。到晚上開会時，我只顧看戲，更加不記得这件事，忽然，“拍撘！”一塊小石子落在我們身边，馬上又是好幾塊，孫蓮嘉他們还把點着的洋火彈到我們身边來，一面又叫：“失火了！失火了！”幸虧老師們來了，他們才散。

我想，这些事情，不是孫蓮嘉他們自己敢跟我作对（入隊之前孫蓮嘉並沒有打过我），一定是有人教他們打我罵我的。什麼人教的？就是反革命分子陈西。陈西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他不准我入隊，不准我進步，老早不許我領巾休，又教人打擊我。但是我曉得，他这是反革命的做法，我不怕他們打擊。我拥護政府把陈西捉去。今後，我要做个好少先隊員！（王一啓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只有清除教內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享受眞正的宗教自由

上海市新閘路第一小学教師 **苏慧珍**

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後，作为一个中國人民、愛國教徒，对人民政府採取这样堅决的措施，我感到了由衷的喜悅，並表示熱烈的拥護。

我們学校过去是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校中有很多老師都是旋

誠的天主教徒。学校的隔牆就是大通路教堂。披着神甫外衣、暗藏在这个教堂內的反革命分子張希斌，經常利用宗教進行各种反革命陰謀破坏活動，利用神权來打擊爱國教徒，動不動就用“開除教籍”“撬神权”“停領聖体”“停办神功”等來阻攪教徒的爱國行動。我們学校中有一老年教友，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天主教友爱國运動座談会，回來後到天主堂中办神功，反革命分子張希斌就利用神权威脅他說：“为什麼你要去参加这种会，是不是你們校長用手槍逼你去的？”隨即停止了他領聖体，剝夺了这个虔誠教友的宗教权利。諸如此類的事情是相当多的，由此造成了这些爱國教徒思想上極大的痛苦，不敢公開参加各种爱國运動，更不敢和反革命分子展開鬥爭，阻碍了他們的進步。

張希斌还惡毒地進行挑撥離間，从思想上來毒害教徒，使一些認識較模糊的教徒对政府採取了不信任和公然对抗的态度，有的買了“斬断魔爪”等反帝爱國內容的电影票却不給去看，有的到了“反帝爱國展覽会”会場門口又退回去。反革命分子說：“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人民政府伪造出來陷害他們的。”这样影响了教徒和政府之間的团結，也造成了教徒与非教徒之間的隔閡。

更可惡的是这些反革命分子还把他們的魔爪伸向我們祖國的下一代的身上，利用一批“公青”分子來向兒童威脅，不准他們入少先隊，說“这是魔鬼的組織”，誰加入少先隊，全家就不能領聖体，本人还要受到侮辱。另一方面，他們在教堂內購置了很多玩具和點心糖果等，用这些小恩小惠來引誘兒童到堂內去，有意識地向兒童進行反革命的宣傳，用反動思想來腐蝕这些兒童的純潔的心灵，使这些兒童仇視政府，不爱祖國，不好好学習；甚至仇視進步教師，上課調皮搗乱。反革命分子就是以这种毒辣的方法來破坏人民教育事業，挖社会主义的牆脚的。

以上事实都說明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根本不是什麼天主教內的主教和神長，而是披了宗教外衣的帝國主义走狗和祖國的叛徒。徹底肅清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不但能鞏固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能保障廣大人民和爱國教徒的正当利益。只有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从天主教內清洗乾淨，才能保持教会的純潔，才能使善良的爱國的天主教徒真正享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每个爱國人民和教徒面臨着这样尖銳的鬥爭，都应該站穩立場，分清敌我，堅決投入肅清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來保衞我們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報"）

我做了一件应該做的事情

復旦中学初中本屆畢業生 潘書灵

潘開萊本來是我的哥哥，可是他暗地裏却在寫反動标語，印反動傳單，反对祖國，反对政府，反对爱國教徒，他不是我的哥哥，他是个反革命分子，我恨死他了。

那天中午，看到報紙上登出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以後，潘開萊就咒罵政府。我听到以後，就反对他，他又咒罵我"將來要入地獄"，我气死了。下午三點鐘，他鬼鬼祟祟地在洗刷油印机，我想，他要印什麼呢？我就開始怀疑他，注意他。晚上八點鐘，他又在天井裏燒什麼紙头，我对他的行動更加怀疑了。我又想到潘開萊平時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行動也鬼鬼祟祟的，我想，潘開萊要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怎麼办呢？这時我又想到報紙上登出來的青年团員檢举反革命父親的故事，想到

老師講的少先隊員捉特务的故事，想到輔導員对我們說的話：少先隊員要提高警惕。我不能放过他，我看到他在慌張地燒紙头，我就衝上去从他手中搶夺还沒有燒毁的紙头，但是他力气大，我搶到紙头後又被他夺过去了。我知道在他手裏难搶到东西，但我断定他在燒反革命活動的材料，我就假裝去睡覚，却輕輕地从另外一个樓梯繞到客堂間去，果然我在櫃子上發現了潘開萊放在那裏的一卷紙头，我急忙把它塞進袋裏，立刻拿給姑母。姑母打開一看，果然都是潘開萊寫的反動标語。後來知道他已經察看好地形，準备張貼反動标語，散發反動傳單。他在燒的原來是一些印得不清楚的反動傳單。他还想消滅罪証呢！但是他來不及了，他已經被我和姑母揭發檢举，終於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

我是一个少先隊員，檢举反革命分子，这是少先隊員的責任，我覺得我做了一件应該做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不能容忍我姪子的反革命活動

存德小學 **潘克球**

昨天，解放日報登出了我檢举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潘開萊的罪惡活動的消息。潘開萊是我的嫡親姪子，我更不能容忍他反人民的罪惡活動。

九月九日，当我看到報上揭發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龔品梅等的滔天罪行以後，感到無比的憤怒。我是一个爱國的天主教徒，对这批祖國的叛徒，我是十分痛恨的，我拥護政府这一賢明的措施。我知

道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以後，也想起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許多罪惡，想起平時他們在教堂裏經常散佈反動言論，迫害爱國教徒，迫害兒童，把教会弄得烏烟瘴气，使我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我感到很痛心，我恨透了这批反革命分子。所以九日晚上，当我的姪女潘菁灵把潘開萊寫的为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張目的反動傳單交給我以後，我气憤極了，当時我一點也沒有考慮到他是我的姪子，我覺得他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一夥人，他是反革命分子，我痛恨他，我想立刻去報告派出所，但我又恐怕潘開萊逃跑，我就在家裏佈置不讓他跑掉，然後到派出所去檢举了他的反革命罪行。当時，我一點也不猶豫，我覺得这是一个爱國的人民、爱國的天主教徒所应該做的事情。

潘開萊是一个十八歲的青年，他因为經常去听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講的反動言論，受了他們的欺騙蒙蔽，中了很深的毒，所以才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他变得完全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一样，常常咒罵政府，咒罵人民，他罵一切要求進步的人，他自己說，他恨新社会，恨一切人，甚至对我，对他的妹妹也恨之切骨。他所以变得这样頑固反動，完全是受了龔品梅等这批反革命分子的毒害，想到这裏，我更加仇恨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他們毒害了多少青年啊！

今天我檢举了反革命分子潘開萊，也正是挽救了他。我希望所有的爱國教友們，都勇敢地起來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法利賽人"的党徒

天主教南京教區代總主教 李維光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並依法將反革命分子龔品梅、金魯賢、陈雲棠、李式玉、朱鴻声、張希斌等逮捕法办，对政府这一英明措施，我表示堅决拥護，並趁此發表一些个人的意見。

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是敬主愛人，"十誡總歸二者上愛天主下愛众人"，而愛人又是愛天主的具体表現。敬主而不愛人是虛妄的，天主是不接收这样的敬礼的。愛人又包括熱愛和平、熱愛祖國、熱愛幸福美好的生活，一句話，在我們新中國，也就是要熱愛祖國的社会主义前途。而熱愛和平、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的社会主义前途，必須堅决反对战爭，反对祖國的敌人，反对一切破坏我們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

自古以來，聖教会內的許多聖人賢人，为了人類的和平事業，为了人類的幸福生活，不知做出了多少努力与貢献，但總是未能達到他們的願望。今天共產党和人民政府領導我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把我國逐步建設成一个沒有階級剝削和压迫的幸福美滿的社会，將幾千年來貧困落後的舊中國变为繁榮富强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國家，从而使和平力量更加壯大，使帝國主义再也不敢發動侵略战爭屠殺和平人民，造成人類的苦難与浩刼。所以实現社会主义是我們千百万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每一个虔誠的天主教徒所熱烈期望的。若望聖經上說："你們为什麼

只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照我的話行呢？”若望宗徒第一書信第二章上也說：“如果有人說他認識耶穌，同時又不遵照他的誡命，这便是撒謊。眞理並不住在他心裏。”这裏充分的說明了，任何一个光是口头上喊“主啊！主啊！”的，如果他不熱爱和平、熱爱祖國，不熱爱社会主义前途，他們便是違反天主的誡命，眞理便不住在他們的心裏，他們也就不是基督的兄弟。至於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破坏和平、危害國家、破坏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就不單是祖國和人民的叛徒，同样也是聖教会的敗類，天主的不肖子孫。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正就是这样的叛徒和敗類，也就是耶穌所攻擊和詛咒的法利賽人。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一貫仇視人民、仇視祖國、仇視社会主义事業。他們在帝國主义間諜特務分子指揮下，披着宗教外衣，利用“上海教區”机構为掩護，在全國各地搜集大批軍事、政治、經济情報，報告帝國主义特務机關以及進行發展秘密“党員”、散發反動傳單、陰謀暗殺軍政人員、夺取武器等活動，他們千方百計地迫害爱國的教友，特别是青年教友，他們公然誣衊社会主义生活是“貓狗生活”，誣衊總路綫是“貓狗路綫”……。这些嚴重的違反國法和違反教义教規的罪惡行为，凡是一个正直的中國人民，一个眞心爱教的教友和神職人員，都应該引起深刻的仇恨，起來与他們作堅决無情的鬥爭。

自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在報紙上公布以後，廣大的爱國教友、神職人員以及各界人士莫不引起了極大的憤慨，並对政府逮捕法办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表示堅決的擁護。这是每一个中國人民和爱國的天主教友所应有的正確态度。但是，目前在我們教会裏面，有一小部分教友和神職人員还存在一些糊塗的想法，在这裏，我覺得需要向他們說幾句話：

有人說："龔品梅等雖然做了許多反革命的事情，但他們的出發點还是为了教会的。"顯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許多罪行裏可以看出，他們是帝國主义破坏我國建設的一个重要工具。他們的所作所为，絲毫不是为了教会。他們是按照帝國主义和蔣介石賣國集团的意圖去進行活動的，而不是按照天主的吩咐行事的。他們所幹的許多反革命勾当，不但对教会沒有絲毫的好处，並且是完全違背了天主的旨意，使教会受了他們的玷污，使許多善良的教友在不知不覺中受了他們的欺騙和毒害，同時也破坏了教会在人民羣众中的声譽，嚴重地影响了聖教事業的廣揚。我們大家都知道，爱國和爱教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很好的爱國，才能很好的爱教，如認为龔品梅等幹反革命活動是为了教会的，不僅無此道理，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有人說："龔品梅雖然是反革命分子，但是他們是主教和神甫，所以我們教友不能反对他們。"同样这种看法也是錯誤的，这是沒有劃清反革命分子和人民的界限以及沒有劃清反革命問題和宗教問題的界限的表現。一个善良的主教和神甫是不应該幹反革命活動的，因为这是天主所不喜欢的，是違反天主的旨意的。所以，对龔品梅等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就不应該再拿他們作主教、神甫看待，更談不上什麼"爱"他們的問題了。那末我們正確的态度是什麼呢？就是要痛恨这些叛徒和敗類，檢举揭發他們，把他們从教会內清除出去。我們这样做是完全符合耶穌的聖訓和爱德的。因为，我們所反对的並不是什麼主教和神甫，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这兩者必須嚴格的區別開來。

还有些神職人員和教友雖然也認識到龔品梅等人是反革命分子，应該反对他們，对他們所下的反革命的命令，也認識到是不应当执行的。但是，他們却又認为不执行这些反革命命令，似乎是違反了聖教会

的規矩。这样看法之所以不对，是由於他們沒有認識一切反对和平、反对祖國、反对社会主义事業的命令，是國法所不容的，是違反國家憲法的，而且也是違反聖教会一向嚴命教徒愛國的誡命的，因此，这种“命令”就是反对天主、反对教会的極大的罪惡命令。正义的天主是不容忍眞理遭受摧殘的，这样罪惡的命令是無效的，不应当执行的，如果我們盲目地、錯誤地执行了这个罪惡的命令，那才是違反了天主的意思、違反了聖教会的規矩，在天主台前，那才是有罪的。

一切愛國愛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們，要積極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到鬥爭中來，徹底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过去因受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欺騙而誤入歧途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应該認清政府“坦白从寬，抗拒从嚴，立功者可以將功折罪，立大功者受獎”的政策，迅速选擇自己的出路，交代自己的問題，檢举和揭發反革命分子。

親愛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們！祖國和人民在熱情地期待着我們，全能、全善的天主在殷切地召喚着我們，讓我們高举起愛國、愛教的旗幟，積極参加到反帝愛國的隊伍中來！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为純潔聖教会，把龔品梅等法利賽党徒清除出教会去

济南教區副主教 **董文隆**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我們教会中的毒蛇，它不斷的向全國各地的教友噴射他們的思想毒素，使各处傳教事業普遍地呈現了一种分裂的、

癱瘓的狀态。解放以後，他們又組織一帮“公青”分子，派遣到各个教區，散發反動傳單，並造謠破坏說：“教难來臨”，所以有一些传教士改名換姓，拋棄了自己的工作轉入地下。有的虽然还在崗位上工作，但是抱着消極态度，等待着“变天”，这样就把救灵大業拋棄到九霄雲外了。全國各地掀起了爱國运動以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帝國主义的親自領導下，大肆造謠說：那个神父参加爱國运動，就是“跌倒”的神父，教友就当孤立他，不望他的彌撒。致使少數善良教友受了他們的蒙蔽欺騙而陷入思想苦悶和彷徨不安，这种現象为發展教务有莫大的障碍。人民政府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城市，在鄉村也大力地貫徹了这一政策，使每一个教友都能过到眞正的宗教生活，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動輒不許爱國教友領聖体、办神功，破坏教友宗教生活的就是这羣反革命分子。現在政府把这批人民的死敵和教会的敗類逮捕法办，不是罪有应得的嗎？所以我以無比愉快的心情，擁護政府这一英明的、及時的和必要的措施。

全國各地的教友和神職人員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欺騙而誤入歧途的，还大有人在。如今我誠懇的希望他們擦亮眼睛，揭開这些反革命分子所披的宗教外衣，看看他們那猙獰的面目和鉄一般的罪証，及早地醒悟过來，停止自己一切破坏祖國、破坏教会的罪恶活動，回到爱國爱教的立場上來，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劃淸敵我界限，爭取寬大处理，重新做人。

聖經上記載：“吾主耶穌把玷汚聖殿的生意人赶了出去。”我希望爱國爱教的虔誠教友們，也要効法吾主耶穌这个精神，把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地淸除出去。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信鴿半月刊”）

我們廣大神父教友熱愛祖國

四川重慶教區代理主教 石明亮

我从親身經歷的事实中認識到只有肅清了隱藏在我們教会內的敗類——反革命分子，我們才能享受到眞正自由的宗教生活。我回想起反革命分子董世祉受帝國主义指揮到重慶來破坏反帝爱國运動的時候，所謂"十人团""致命隊"，整个教區被他反革命活動弄得惶惶不安，自从政府把反革命分子董世祉逮捕後，我們一直过着充分自由的宗教生活。我們有善良正直的意志和宗教良心，我們是神父，在信仰和道德問題上，絕对服从教会的最高权威；同時我們也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我們熱爱祖國，我們堅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教会來作仇視人民、背叛祖國的罪惡活動。我們神父們的使命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民和平幸福，將來我們还要在天主台前对我們現世的行为作交代。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破獲，証明無論國內外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使我們廣大的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反对我們人民民主國家，反对社会主义。我們重慶的神父們和教友們听到逮捕了龔品梅等这些神職班的敗類以後，無不鼓舞称快，在開会時，都忿恨地痛斥这些敗類的罪行，並保証我們全力拥護政府这一措施，一定要堅决投入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及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为保衛祖國純潔聖教会而奋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信鴿半月刊"）

爱國的天主教徒，積極投入鬥爭中來

天主教南京教區
無錫總鐸區總司鐸 康思誠

隱藏在上海天主教內以龔品梅为首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已於九月八日由政府依法逮捕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並不驚奇，因为解放以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一貫堅持他們的反革命立場，始終与人民为敌，政府依法逮捕他們，是完全正当的、及時的。

一九五三年前，我对人民政府的認識还很膚淺，一九五三年以後，我認真地、毫無成見地開始研究了政府宗教政策和一般綱領，逐漸地、清楚地認識到：人民政府的唯一目标是要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一个獨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國家。为了達到这个目的，首先当然要把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打倒。新中國成立後，進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偉大运動，都是为建設社会主义掃清道路，而總路綫、總任务就是引導我們走向社会主义的灯塔。凡是中國人民，不分种族、不分信仰，都应团結一致，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努力奋鬥。

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藉口信仰不同、主义不同，自始至終堅持反革命立場，反对共產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產党採取的一切措施和一切改革运動。祖國自解放以來，僅僅六年時間，已在各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非但对这一切熟視無睹，而且造謠破坏。至於社会秩序的改善，新道德的建立，煙、賭、娼妓、盗窃等等現象的基本絕跡，特別是幹部的廉潔奉公、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

我們中國數千年來所未見的，也是我們宗教界人士所願意做而未曾做到的。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却仍誣之为假仁假义，騙騙老百姓而已！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要共產党領導的都是不好的，只有帝國主义做出來的，才是好的。所以他們贊成細菌战，称頌原子彈，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發，祈求蔣匪帮復辟……。这种絕滅人性的一切想法和做法，不是基督精神，他們这些狂妄愚昧的政策，無法掩盖他們反革命的猙獰面目。

至於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不但見於毛主席的言論，而且明白規定在人民憲法上。解放以來，人民政府从未禁止我們宗教界公開舉行宗教儀式，以及在教堂內宣傳教义教規，这完全是可以拿事实來証明的。爱教是我們信仰宗教的本分，反帝爱國是每个公民的責任，尤其是我們天主教受帝國主义影响很深，我們更应該起來反帝爱國。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但不参加反帝爱國运動，反而竭力摧殘这个运動。他們把教律的"禁阻条例"擴大範圍，威脅与迫害参加反帝爱國运動的教友，動不動"絕罰"停"聖事"。認为爱國就有罪，实在奇聞。我曾經質問过龔品梅：在"反帝"和"爱國"两个詞的前面加个"不"字，不問在口头上或良心上可以嗎？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間当了好多神職人員的面，說我这个質問"大伤他的心"！原來在他眼裏認为我爱了自己祖國也有罪了。我痛心我們教会內竟有这样堅决地背叛祖國的反革命分子。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限於上海教區，同時始終沒有放鬆我們南京教區。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南京教區神職人員集中南京學習反帝爱國道理以後，一致認为反帝爱國是天經地义的。可是曾幾何時，由於龔品梅的直接干涉，以"摘神权"來威嚇，以致無錫總鐸區內有些神職人員就受其毒害，有的並被拉了过去，有的成为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骨幹分子，像徐厥明、陸漱石等就是。徐

曾忠实地执行其反革命命令，称無錫为"瘟疫地帶"。

我个人只有一顆火熱的心，忠誠地熱爱祖國、熱爱教会。爱國爱教是一致的，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是一致的。思想和行動不一致是不行的，是非黑白一定要辨明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們披着任何外衣，終究要被全國人民唾棄的，要被清除出去的。事实就是这样。我們应該百倍地警惕，提高思想覺悟，明辨是非。我們也要教育别人，再不要以为反帝爱國就是反教，我們应該站在爱國爱教的立場上，分清敌我界限，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而鬥爭，这是我們全体宗教界人士的職責。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罪惡活動

南昌天主堂本堂神父 **孫耀漢**

江西自一九五一年初，開展反帝爱國运動以來，工作經常受到阻碍。我們根据各方面的事实知道这种阻力是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來的。現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已被破獲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政府已依法逮捕了，这是給我們全國也是給我們江西的神長教友搬去了一堆很大的絆脚石。因此我衷心感謝天主，感謝人民政府为我們剷除了一批害國害教的敗類。

現在我簡略地談一下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反動活動情况吧。

一九五一年元月份，南昌市的神長修女教友共九百餘人，發表了一个宣言，当時江西全省的幾位主教，对这个宣言都認为"可以"，"並沒有

什麼反对信仰的危險"。但自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寄來了种种反動文件以後，於是南昌市的反帝爱國运動就遭到了"聖母軍"分子的瘋狂破坏。

一九五二年六月份，南昌市天主教反帝爱國委員会正式成立不久，我的思想剛才搞通，那時就有人从浙江寄信來劝我不要那麼積極，要我去上海"学乖"，当然这些舉動都是出自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指使。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份，江西省宗教事务处在南昌市召開全省宗教界代表会議，有的接到通知時本不願意來参加，後經龔品梅指示才來了南昌，他們來的本意，原是來看風勢，隨時要起些破坏作用的，但來後，看見各方面都很好，於是在十天会議將結束時也举手通过了决議，但回本教區後，受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影响，又恢復了舊狀，变成了决而不行！

一九五四年八月份，湖南及江西餘江幾个教區的神長及教友代表來南昌訪問，結果大家对南昌市幾年來進行的反帝爱國运動印象很好，只因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从中挑撥，以致江西的神長教友不能团結一致，反而有少數的神長教友猖狂地反抗政府，污衊共產党，歪曲宗教政策，破坏反帝爱國运動。

一九五四年十月份及十一月份，江西全省各教區的四十三位神長，集中在南昌市学習政治時事及宗教政策，学習期間，最顯明的出現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罪惡活動势力。例如：有的在發言中，常是開口"上海"，閉口"上海"，以前我莫明其妙，現在我完全明白了，原來他們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指使，在江西做龔品梅的代理人，执行反革命使命的。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經常寄反動的宣傳文件來江西，造謠惑众，使一部分神長教友反抗政府，挑撥神長与教友以及神長、教友与政府之間的团結。

上海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宣傳三次大战的來臨，原子彈的威力等等荒謬謠言，南昌市有同样的宣傳及謠言，反革命分子鄧擇中拒絕簽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就是一个实例。

用鈔票來收買个别神長修女教友，他們中有人直認不諱：款項是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來的。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罪惡活動事实多得很，只就一九五五年中所散播的謠言，所做的反革命活動，如果簡單的寫出來也有一本很厚的小册子。

最後我誠懇地希望受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影响的神長修女教友，必須擦亮眼睛，看清問題，劃明敵我界限，及早跳出反革命集团的火坑，重新做人，積極參加到爱國运動的行列中來，同人民一道和反革命集团作無情的鬥爭，堅决、徹底、乾凈、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信鴿半月刊"）

堅持爱國爱教立場，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敗類

天主教南京教區石鼓路本堂　**楊鄰德**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經依法逮捕。这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解除了我數年來对教会前途憂慮的心情和我內心久懸的疑窨。事实証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披着宗教的外衣，暗裏却勾結帝國主义和蔣介石賣國集团，進行着叛國害教的勾当。根据報紙上初步公佈的材料來看，他們長期來一貫地、系統地、有計劃地破坏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既不是偶然的犯罪行为，更不是什麼思想問題和宗教問題，而已經成

为忠心为美帝國主义和蔣匪帮服务的工具；是披着羊皮躲在天主教内吃羊的豺狼。我对政府这一正確、及時、賢明的措施衷心表示感激和熱烈的拥護；並要求政府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予以应得的处分。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堅决对抗政府，敌視人民，早在一九五一年時就給我看出來了。那時，龔品梅就已立下了"遺囑"，交給他的親屬和上海耶穌会。他的年齡並不老，体力又不弱，为什麽要寫遺囑呢？这是不是当了主教後所必需有的手續呢？絕对不是的。这件事本身就已充分說明：从龔品梅当上上海教區"主教"的第一天起，就已决心反对共產党，反对人民政府，甘願为美帝國主义和蔣匪帮賣命。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論在教堂內外，不論在公開場合或私人談話中，以及所寫的文告、所編的歌曲和經文上，都充滿了"魔鬼"、"死亡"、"致难"、"致命"的言詞。对新中國的時代說成是"大难臨头"、"獄魔顯形"、"水深火熱"、"涕泣之谷"……。總之，用尽辱罵与誣衊、仇恨与对抗的言語，來在教友中製造恐怖、疑懼，从而使教友們也仇視和反对我們自己的政府。

解放後祖國的面貌日新月異，一切建設事業蓬勃發展，代表着全世界人民眞实意志的和平力量一天比一天地壯大着，包括眞正的爱國爱教的天主教教友在内的全中國六億人民，無不欢欣鼓舞，为祖國無限幸福美好的前途而慶幸，在我們天主教內，却尚有一小撮人仍在对祖國和人民仇恨、咒罵、对抗，他們的用心何在？世界和平原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珍品：Pacem relinquo vobis, Pacem meam do vobis，我留給你們平安，我把我的和平賞給你們。祖國社会主义建設，繁荣富强，原也是我們教会的切望：Ut fructus terrae dare et conservare di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求賜生存大地百穀，主，俯听我等！聖教会听我們这

样祈禱，为的是能更好地安心事主！"應不慮肉身之需，專务神功，一心事主"。我們國家的總路綫是要把我們祖國引向和平、自由、幸福、繁荣的生活，所以六億人民都一心一意地团結在自己政府的週圍辛勤努力，这原也是符合天主聖意的；难道不是在天主罰元祖背命時对他們所說的今後应該从出汗流血的勞動中爭取生存的意义嗎？我們有了親如父母的政府，只有帝國主义和蔣匪帮才不甘心自己的死亡，还在作垂死的掙扎。过去隱藏在教会內的帝國主义分子黎培里、田耕莘、林仁、翟光華、格寿平等，由於犯了企圖顛覆我們的政府的罪行，已受到國法的制裁，並激起了所有善良的爱國爱教的教友們和全國人民的憤怒，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竟敢死心塌地地充当他們的代理人，帮他們的主子來繼續危害祖國和人民，玷污我們的聖教会，尤其是对眞正支持正义、忠於祖國、忠於教会的爱國神職人員和教友們，進行橫蛮的攻擊和迫害，如果我們还默不作声，繼續容忍下去，那还像一个什麼教会呢？耶穌在日路撒冷責斥在聖殿中做買賣的商人們說："我的屋子是朝拜天主的地方，你們把这祈禱場所变成了賊窩！"隨後用鞭子把侮辱聖殿的商人們赶了出去，又推翻了他們的帳櫃，踢散了他們的商品。耶穌这样做法，难道是做錯了嗎？不是的，耶穌这样做法正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个絕好的眞正的爱教的榜样，好教我們当有人利用教会、玷污教会时，有勇气堅持正义行動，給这些人以無情的打擊，以純潔教会和光荣天主。

政府一再地告訴我們：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絕不等於可以保護反革命活動的自由；而鎮压反革命也絕不等於反对宗教。恰恰相反，鎮压暗藏在教会內的反革命分子，也正是为了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護正当的宗教活動。凡是爱國爱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們，在反帝爱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不要再徘徊觀望，心存疑慮，而应

当从肅清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鬥爭中提高覺悟，擦亮眼睛，拿出自己的良心來，遵循耶穌基督的教訓，以和平、親善、爱主、爱人的精神，投向人民的怀抱，站穩符合天主聖意的爱國爱教立場，为建設祖國而共同奮鬥，为純潔教会而共同努力。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揭發龔品梅指使我破坏反帝爱國运動的罪行

天主教南京教區丹陽花家渡本堂神甫　崔学孟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机關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經被依法逮捕。我完全擁護政府这一英明的措施。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秉承帝國主义的意旨，千方百計地進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惡活動。他們嚴重地毒害了不少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友，使这些神職人員和教友成为他們的帮兇。我就是其中受毒害很深的一个。

現在我要揭發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破坏天主教爱國教友反帝爱國运動並利用我進行破坏活動的嚴重罪行。

一九五三年我參加了反帝爱國的学習，並对人民政府逮捕帝國主义間諜田聖霖、林仁等措施，用書面表示了完全擁護的态度。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却对我这一反帝爱國行動極端仇視，竭力加以阻撓破坏。一九五四年春，他通知我去上海作補贖，我因为沒有站穩爱國立場，就对他屈服了。到上海以後，他叫我作公堂補贖，叫我承認參加反帝爱國运動是錯了，並叫我推翻在報紙上所表示的擁護政府逮捕帝國主义間諜田聖霖、林仁等的态度。在我作了公堂補贖以後，他指使我：一、今後不

能去南京参加反帝爱國的学習会；二、不得接受天主教南京教區所給的生活費；三、爱國教友的報紙刊物都不得讀；四、不能給参加青年团、少先隊的教友办神功、領聖体；五、不能参加爱國会，因为这是"非法"的；六、叫我在本地教友面前再去作補贖；七、他还命令我与别的神甫帶信，叫他們也來上海作補贖，以達到他爭取人、联絡人的罪惡目的。最後，我向他要反革命活動經費時，他就給了我五十台嗝撒（舊幣一百万元）。

在龔品梅的威脅利誘下，我接受了他的破坏反帝爱國運動、包庇帝國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命令，做了他的帮兇。我在回丹陽花家渡的途中，就開始了反革命活動：到常州、奔牛、丹陽等地傳信給三位神甫，要他們到上海去作補贖。我回到花家渡以後，在本地教友面前作了公堂補贖，並且徹底推翻了过去一切爱國行動和在学習会上所作的反帝爱國的表示。除此以外，我还做了許多更加嚴重的对不起祖國、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現在回憶起來仍然是十分难过和不安。当時我曾向教友宣佈，凡是参加青年团和参加少先隊的，一律停止办神功、領聖体。我从胸前摘下了参加爱國活動的紀念章，並且猖狂地从牆上把毛主席的像拿下來用火焚掉。我还在教友面前公開散佈"現在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等污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反動言論。这時，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完全是在忠实地执行着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的反動"指示"，这些言論和行为已經完全不是一个神甫所应進行的正当的宗教活動，而是龔品梅威脅利誘我幹的反革命勾当。

人民政府为了教育我、挽救我，曾派人和我談話。起初，我的态度还是十分惡劣，並且在政府幹部面前再一次推翻以前在学習会上所作的各种反帝爱國表示，我頑固地說："我就是如此，政府看怎样就怎樣吧！"上海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看到我这种态度，非常高兴，無恥地寫信叫我"勇敢"、"不要害怕"，要我"準备为天主致命"，也就是要我死心塌

地与人民政府为敌到底、与人民为敌到底。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底，我勉强到南京的時候，还抱着非常惡劣的态度。現在我回想起來，我从参加反帝爱國运動轉变到破坏反帝爱國运動，这都是反革命首惡龔品梅对我的威脅利誘和毒害的結果，使我誤入歧途，作出种种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幸虧人民政府苦口婆心地再三对我教育說服，才把我从反革命的泥淖中拯救出來，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在此我深深地感謝人民政府的爱護，並祈求祖國人民的寬恕。同時，我还要跟这喪天害理的、披着"主教"外衣的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算賬。

最後，我希望所有受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过的神職人員和教友，都能站起來揭發、控訴、檢举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劃清敌我界限，站穩爱國立場，在全國人民支持下，共同为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団及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是反帝爱國运動的死敌

天主教南京教區常州市本堂神甫 **李玉符**

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已被上海市公安机關破獲，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各地爱國神甫和教友們，都是額手称慶。

龔品梅竊据神職，千方百計地阻撓爱國爱教的教友們和神甫們参加反帝爱國运動，妄想使教友們和神甫們同他一样去出賣祖國和出賣教会，作帝國主义的走狗。

我自参加了反帝爱國运動後，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就專門派人把我叫到上海，横暴地威脅我說："我告訴你，反帝就是反教，参加反帝爱國

运動，就要受棄絕。"又說："你已参加了反帝爱國运動，該做補贖，回到常州以後，应該在聖堂裏向教友公開承認自己以往是錯誤的，今後要糾正錯誤，不再参加反帝爱國运動。"請看，龔品梅这个祖國叛徒、教会敗類的帝國主义奴才相是多麼露骨呀！他說的这些話不僅完全失去了一个中國人的立場，而且完全違背了天主的誡命，十足暴露了他是一个帝國主义的忠实走狗。他的眼裏沒有祖國、沒有教会，而只有他的帝國主义主子。他沒有想到祖國的利益和爱護聖教会，而只是想着帝國主义和蔣介石賣國集团的血腥統治的復辟。特別值得引起嚴重警惕的是，他这一系列背叛祖國、反对革命的罪行，是用宗教作为掩護的，譬如他散佈什麼"反帝就是反教""参加反帝爱國运動就要受棄絕"等論調就是利用教友的虔誠，打着为了教会的招牌，來欺騙教友，为他的帝國主义主子効忠。誰都知道：爱國爱教是完全一致的，参加反帝爱國运動不但是为了保衛祖國的利益，也是純潔教会所必要的。但是龔品梅偏偏顛倒是非黑白，这就說明他是徹头徹尾的反帝爱國运動的死敌。記得我当時曾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講不出道理，就濫用神权威脅我說："任何理由都不行，我就不准参加反帝爱國运動。"

沒有什麼可以怀疑的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是什麼主教、神甫，他們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不是在傳教，而是在進行以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为根本目的的罪惡活動。但是，如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可恥下場一样，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同样逃不出人民的法網。

通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事件的教訓，我要更積極地参加反帝爱國运動，和教友們、神甫們一道，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堅决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尽一个祖國公民应尽的責任和聖教会神職人員的本分。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